

茅亭客語

十卷全



芝亭客話目錄

卷一

蜀先兆

太平木

甘露

天尊木

虎盜屏跡

蜀無大水

車轍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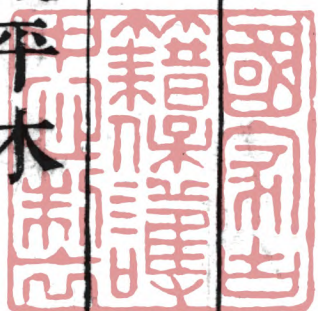
程君友

雍道者

卷二

王客

崔尊師



范處士
李處士

張海上
蘇推官

費尊師夢
馮山人

李四郎

卷三

淘沙子
張道者

大覺禪師
張平雲

王居士
勾居士

味江山人
蘭亭會序

卷四

家居泰
周寫貌

丁元和
王太廟

劉長官
陳損之

史見魂
女先生

李龔僧
勾生

卷五

黎海陽
白蝦蟇

鮮于耆宿
食蝦蟇野菌

虹蜺

雷

雨雹

雉龍

季老

慈母池

龍女堂

卷六

悼蜀詩

艾延祚

夷人婦

張光贊

金相輪

金寶化爲煙

奢侈不久

劉旰

卷七

哀亡友辭

郝逢傳

陳季和

鬻屨姬

盲女

鐵骨魚

卷八

瑞牡丹

寓孔雀書

滕處士

好画虎

虎化爲僧

葭萌二客

李吹口

卷九

天倉洞

鬻龍骨

試金石

僧繇閣

石像

魚化爲石

採枸杞

趙公山

鹿水溪地

趙十九

景山人

彈鴛鴦

蚕饅頭

太子太師

卷十

孫處士

黃處士

程先生

杜大舉

任先生

譚居士

小童處士

宋亭容記卷第一

宋江夏黃休復



明海虞毛晉訂

蜀先兆

聖朝乾德二年歲在甲子興師伐蜀明年春蜀主
出降二月除兵部侍郎叅知政事呂公餘慶知軍
府事以偽皇太子策勲府為理所先是蜀主每歲
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一對俾題元亨利正四字
時偽太子善書札選本宮策勲府桃符親自題曰

天垂餘慶地接長春八字以爲詞翰之美也至是
呂公名餘慶太祖皇帝誕聖節號長春天垂地接
先兆皎然國之興替固前定矣

太平木

僞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父失其名因破一木
中有紫紋隸書太平兩字時欲進蜀主以爲嘉瑞
一有識者解云不應此時須至破了方見太平爾
果自聖朝弔伐之後頻頒曠蕩之恩寬宥傷殘之
俗後仍改太平興國之號卽知識者之言諒有証

矣

甘露

聖宋戊申歲帝奉元符禮行泰岳是時雨露之恩
徧加率土應天下悉賜大酺其年冬十月知州樞
密直學士任公中正於衙南樓前盛張妓樂禱戲
以宴耆老遵詔旨也大酺之盛蜀氏雖眉龐齒覲
未曾見之可謂榮觀爾歡呼之聲傾動方隅皆稱
往歲兩陷盜賊墮於塗炭豈知今日遇文明主作
太平民得觀茲盛世矣是歲冬十二月甘露降于

大聖慈寺甘露寺淨衆寺金繩院龍興觀青羊宮
及衙廨內道院凡八處竹栢之上自承天節日至
二十日逐夜聯綿不止葉無大小悉皆周徧士庶
扶老携幼奔馳于路以盤盂承接嘗飲之甘如飴
蜜又里儒証瑞應圖曰夫甘露之降王者尊賢尚
齒則竹栢受之聖人作爲道之休明德動乾坤而
感者謂之瑞其是之謂乎

天尊木

大中祥符六年綿州彰明縣崇仙觀栢柱上有木

紋如画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織縷悉備知
州比部佐郎劉公宗言遂繪事奏聞奉聖旨令津
置赴闕送玉清昭應宮其觀主賜紫及茶絹等物
今川民皆圖画供養之

虎盜屏跡

聖朝未克蜀之前劔利之間虎暴尤甚白衛嶺石
筒碛虎名披鬃子地號稅人塲縣漢間白楊林虎
名裂蹄子商旅聚徒而行屢有遭搏噬者嘉州牛
頸山有子母虎陵州鐵爐山有青豹子彭蜀近山

鎮縣暴獸成群農家不敢放牧及出門採樵行旅共苦之又有群盜諸州縣結聚各有百人至二百人官軍掩捕則與格鬪勝則禦敵官軍敗則奔入林藪雖有捕盜之吏莫能擒獲僅四十餘年民无安業聖朝克復後歲貢綱運使命商旅晝夜相繼廬舍駢接犬豕縱橫虎豹群盜悉皆屏跡得非繫國朝之盛衰時政之能否乎

蜀無大水

開寶五年壬申歲秋八月初成都大雨岷江暴漲

永康軍大堰將壞水入府江知軍薛舍人文寶與百姓憂惶但見驚波怒濤聲如雷吼高十丈已來中流有一巨材隨駭浪而下近而觀之乃一大蛇耳舉頭橫身截于堰上至其夜聞堰上呼噪之聲列炬縱橫雖大風暴雨火影不滅平日廣濟王李公祠內旗幟皆濡濕堰上唯見一面沙堤堰水入新津江口時嘉眉州漂溺至甚而府江不溢初李冰自秦時代張若爲蜀守寔有道之士也蜀困水難至于臼竈生蛙人罹墊溺且久矣公以道法役

使鬼神擒捕水怪因是壅止泛浪鑿山離堆闢沫水于南北爲二江灌溉彭漢蜀之三郡沃田億萬頃仍作三石人以誓江水曰俾後萬祀水之盈縮竭不至足盛不沒肩又作石犀五所以厭水物於是蜀爲陸海無水潦之虞萬井富實功德不泯至今賴之咸云理水之功可與禹偕也不有是績民其魚乎每臨江滸皆立祠宇焉

車轍跡

綿州羅江縣羅瓚山有羅瓚洞昔羅真人名瓚修

道上昇之所也其洞凡有水旱疾癘禱之靈無不應太平興國五年庚辰歲中秋彩霧輕烟月光如晝香風瑞氣瀰漫山谷四遠村民登層巒而望之唯聞音樂環珮之聲遲明但見車轍之跡去洞十里餘闊一丈以來碾土深三四寸其轍跡隨山勢高下直至洞門迤邐狹小卽不知神仙乘車出洞耶音樂之聲晝夜不絕遂聞諸州縣時殿前承旨兵馬監押知縣事陳覃縣尉鄒崇讓尋詣仙洞觀茲轍跡樂聲以事奏聞詔大九井山虎耳先生李

洞賓賫香於洞前設醮禮察視之由以祈靈貺虎耳先生大名府有道之士時呼爲李八百云已八百歲如五十許童顏鬢髮行速言徐每駐足士民聚觀者如堵先生卽於懷袖中採取銅錢二三文撒之則稍得人退因是每十步二十步取錢一撒至暮懷袖之中錢無缺焉翌日與諸官入洞行十里已來唯聞異香襲人樂聲隱隱人吏各持香燭屏息捫藤足履嵌崟魂竦汗瀝先生步無差跌神氣自若出洞之時衣履之上無泥滓霑汚之跡

程君友

遂州小溪縣石城鎮仙女埡村民程翁名君友家數口墾耕力作常於鄉里傭力織草履自給人質鄙朴而性慈仁行見禽獸常下道迴避不欲驚之寡訥少與人交言年六十許凡見山人道士聚得傭負之直以接奉之凡有行李者卽與之負擔無遠近或遺其錢卽不顧而迴如此率以爲常開寶九年春往雲頂山寺遇一道士古貌神俊布衣簷幘引一黑狗見君友云願與我携拄杖藥囊到青

城山當倍酬爾直君友忻然隨之入一小徑初則田疇荒梗漸見花木與常所歷者路稍異行三四里又見怪石夾道皆生細竹桃花飛泉鳴籟响亮山谷望中有觀宇依山臨水松桂清寂薄霧輕煙披拂左右黑狗前奔道士昇廳君友致藥囊拄杖于堦上道士曰爾有仙表得至於此開囊取瓢傾丹一粒令吞之曰若有饑渴則可嚼栢葉栢實些些君友懇祈願住仙齋以効廝役道士曰爾且歸家別止一室精思妙道吾至九月八日當來迎爾

君友拜謝未終黑狗起吠因出門避之向來所遇如失寂無影響若夢寐中逡巡見一負薪者問之云是青城山洞天觀路君友歸家無饑渴之念遂別止一室不顧家事嘗焚栢子栢葉靜坐無所營爲不飲不食時嚼栢實三五顆而已門外有一栢樹下有一大盤石常織草屨及偃息于上至九月七日夜山谷月皎風清君友於居前後如有所待達旦雲霞相映有如五色君友仰觀躡空祥風忽生彩霧鬱起妻孥悲號遂越巨壑層巒涕泗追望

極目而沒鄉里皆見聞時知州右補闕李公準通判張公蔚以爲妖訛囚繫君友妻男于獄遣吏民於遠近尋其踪由時村耆鄉里不堪其擾衆焚香告曰君若得道却乞下降勿使鄉人濫獲其罪忽一日君友在州衙門請見通判張公怒而詈之曰若仙當往矣豈得復還顯是妖也將加責辱令拘之君友但俛首默坐唯不飲食吏人有私問之曰何以得免對曰新主將立何患乎不免言辭安詳人皆不諭至十二月初值太宗皇帝登極遇赦至是方悟新主之驗也君友歸家入諸舊室有真仙時降輝光燭空升床連榻笑語通宵妻男聽之皆不可曉至太平興國元年三月三日於栢樹下石上復騰空冉冉而去妻男望之已在霄漢唯聞音樂及香風終日不止本州以事奏聞恩賜其妻男粟帛時鞠獄吏張漢瑒覩其事蹟因是棄妻子遊歷名山至今尚在

雍道者

雍道者名法志東川飛鳥縣元和鄉人也人雖鄙

朴而性慕清虛常供養一石老君及誦天蓬咒枕中經因夢一道士云雍法志吾於汝處求錢三千貫文法志辭貧道士取石像前櫻帚云但有患者將此帚掃之卽愈言訖而覺因是鄉里有患者將帚掃之應手立愈里人相傳求鑿者填委時郡城西南青羊宮卽老君降生之所咸平中兵火蕩焚唯降生元陽二臺存焉遺址荒圯鞠爲茂草已酉歲知州密直學士任公請重興舊址其殿東每夜聞鍾聲不知所因鑿池獲一銅鍾扣之響三卜餘里士庶游觀經春及夏法志於宮門見一小兒偃偻而行以櫻帚掃之正腰而去聚觀者架肩接踵禮法志爲神仙時起宮工匠輩有腰脚手臂痛者掃之皆愈因是四遠傳云雍道者掃盲者能視跛者能履患者雲集有賚金守門經旬未獲掃者所得錢帛並送餘造所逾百日因悅一嬾人潛出不歸患人稍稍不集至是年冬再來掃病无應自慚而遁因詰其修造掌籍者錢僅三千余貫正符夢中之數爾

茅亭客話卷第二

宋江夏黃休復集

明海虞毛晉訂

王客

王客者失其名及鄉里常携筇挈籃引一斑犬往來
邛犍間以採藥為事多止於荒廟廢寺中雖雪霜風雨亦無所避
優游市肆人或問修養之道即默而不對好事者多飲之以酒積數年形貌服飾未嘗更易天禧戊午歲春自言遊青城山迴時臨

邛宰師仲冉頗好道藝思見其人卽令召之與語且曰飲酒否對曰某有少藥君能服之某亦飲酒師候受藥各飲數盃款話移時云吾儕野人心近雲鶴久居城市頗思歸鄉誠有奉託辭出往故驛路去師候餌藥漸覺輕安專令人訪之至四月二十七日獨携杖負笈往臨溪路一里間有寺曰國寧遂於寺門下坐行人問之曰日將暮矣於此久坐何爲答曰我有師在此至暝忽暴卒于門下鄉耆聞官權瘞子道左至六月師候聞之曰曩所言

久別家山頗思歸鄉斯之謂乎遣吏趙秀往彼焚之發其尸顏貌如生手足皆軟若熟寐焉頃之身下清泉湧出浮屍而起遂就沐浴之鄉村聚觀或以衣服歛之兼及設酒饌而祭者師候曰吾聞仙人不死脫有死者乃尸解也此人真解化乎身雖委蛻神未遐逝自輟俸以瘞之且旌異人也前所言有師在此其是之謂乎休復常讀登真隱訣謂仙道有昇天躡雲者遊行五岳者服餌不死者尸解而仙者忽有暫遊太陰自有太一守尸三魂營

茅亭客話 二
骨七魄衛肉胎靈錄氣雖以鐵石牢固藏閉終至
煉形數滿當自擘石飛空而仙者夫得道之士入
火不爍入水不濡躡空如履實觸實如蹈虛雖九
地之厚巨海之廣八極之遠萬方之大應倏歛而
至何所拘滯耶所以然者形與道合道無不在毫
芒之細萬物之衆道皆有之今備錄者與王客張
本也

崔尊師

崔尊師名無敦王氏據蜀由江吳而來託以龔犢

誠有道之士也每觀人書字而知休咎能察隱伏
逃亡山藏地秘生期死限千里之外骨肉安否未
嘗遺策時朝賢士庶奉之如神明龍興觀道士唐
洞卿令童子以器盛蘿蔔送杜天師光庭值崔在
院門坐遂乞射覆崔令童子於地上劃一箇字童
子劃一此字崔曰蘿蔔爾童子送迴拾一片損梳
置於器中再乞射覆崔曰劃字於地童子指前來
此字崔曰梳爾洞卿怪童子來遲童子具以崔射
覆爲對洞卿久知崔有道令童子握空拳再指此

字崔曰空拳爾洞卿親詣崔曰一字而射覆者三皆不同非有道詎能及此崔曰皆是童子先言非老夫能知爾此字象蘿蔔亦象梳亦象空拳何有道邪崔相字託意指事皆如此類王先主自天復甲子歲封蜀王伯盛之後展拓子城西南收玉局化起五鳳樓門五門雉堞巍峩飾以金碧窮極瑰麗輝煥通衢署曰得賢樓爲當代之盛玉局化尊像並遷就龍興觀以其基址立殿宇廣庫藏時杜天師詣崔曰今主上遷移仙化其有証應乎崔嘆

息良久言曰皇嗣作難爾甲戌歲果僞皇太子元膺叛尋伏誅後杜天師謂崔曰有道之士先識未能崔曰動局子亂必然之事何有道先識者哉社天師曰此化畢竟若何崔曰局必須復非王氏不可也先主殂少主嗣位明年再起仙化以爲王氏復局之驗也聖宋大中祥符甲寅歲知州諫大夫凌公策奏乞移王先主祠取其材植以修此化土木極備樓殿壯麗工木未畢或於玉局洞中出五色雲觀者千餘人移時而散尋画圖呈進降詔獎

諭卽崔所言王氏復局之事証應何其遠哉休復嘗讀仙傳拾遺云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深廣千里五百里其中有日月飛精謂之伏辰之根下照洞口與人間無異有仙王仙官卿相輔佐如世之職司凡得道之人積功遷神返生者皆居其中以爲民庶每年三元八節諸天上真下降洞中以觀其理善惡人世生死興廢水旱風雨皆預關於洞府及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洞府之統攝也此十四化之外有青城峩眉益登慈母繁陽嶓冢等

洞又不在十大洞天并三十六洞天之數洞府之仙曹亦如人間之州郡爾夫天之所有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子亂之禍能無及此乎

范處士

范處士名德昭蜀人也不知所修之道著通宗論契真刊謬論金液還丹論僞蜀主頻召入內問道稱旨頗優禮之處士談論多及物情以鑒戒爲先蜀人每中元節多生五穀俗謂之盆草盛以供佛初至時介意禁觸謂嘗有雷護之旣中元節後卽

諭卽崔所言王氏復局之事証應何其遠哉休復嘗讀仙傳拾遺云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深廣千里五百里其中有日月飛精謂之伏辰之根下照洞口與人間無異有仙王仙官卿相輔佐如世之職司凡得道之人積功遷神返生者皆居其中以爲民庶每年三元八節諸天上真下降洞中以觀其理善惡人世生死興廢水旱風雨皆預關於洞府及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洞府之統攝也十四化之外有青城峩眉益登慈母繁陽嶓冢等洞又不在十大洞天并三十六洞天數洞府之仙曹亦如人間之州郡爾夫天之所以有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子亂之禍能無及此乎

范處士

范處士名德昭蜀人也不知所修之道著通宗論契真刊謬論金液還丹論僞蜀主頻召入內問道稱旨頗優禮之處士談論多及物情以鑒戒爲先蜀人每中元節多生五穀俗謂之盆草盛以供佛初至時介意禁觸謂嘗有雷護之旣中元節後卽

棄之糞壤處士太息曰豈知聖人則天之明生其六氣因地之性用其五行斲木爲耜操木爲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播種五穀以育於人而不知天地生育之恩輕棄五穀如是宜乎神明不祐而云獲禍悲夫

李處士

李處士名諶學識精博嘗講五經善誘誨人問無所隱四十餘年以束修自給每講春秋嘗云孔聖見周德下衰諸侯強盛雖有典禮而不能舉雖有

賞罰而莫得行孔子因是筆削魯史上遵周公之制下明將來之法以褒貶而代賞罰俾夫善人知勸而淫人知懼也左丘明魯國史官受經于孔子恐七十弟子各生異端失其大旨遂以諸國簡牘博採衆記而作傳焉其傳忽先經以始事忽後經以終義忽依經以辯理忽錯經以合異廣記備言以成一家之通體爾杜征南不思孔子修經與詩書周易爲等列丘明之傳當與司馬遷班固爲等列豈合將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參而貫之將令

學者素無資稟縱意自裁但務聲律罔知古道將周孔之聖賢班馬之文章皆不由茲製作靡得而達焉然皇王帝霸之道興亡理亂之體其可聞乎遂引証當時以左傳文爲春秋者數人今不具錄休復屢見失其旨歸如處士之言者倘能使春秋自爲經蘇推官自爲傳則不迷於後生者矣

蘇推官

僞蜀子城西南隅有道士開卜肆言人之生平休咎皆如日覩僞蜀廣政中進士蘇協杜希言同往

訪之道士謂蘇曰秀才明年必成名蘇未甚信之道士曰成固定矣兼生貴子時內饋方孕逼期因是積以爲驗顧杜曰秀才成何太晚耶杜不樂以爲妄誕愠而退明年春蘇于制誥賈舍人下及第杜果無成蘇過杏園醺生一子卽易簡也至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杜方悟道士之言遂再謁之問名第雖云晚成未審祿如何年秋終何地道士曰秀才勉旃必成大名然其事稍異不能言之杜生請之曰君成事之日在蘇先輩新長之子座下杜曰

若保斯言欲辭福祿得乎道士曰從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其年蘇授彭州司法叅軍改陸州軍事推官聖朝伐蜀赴闕累任外官其子果以狀元及第端拱二年由翰林學士知舉杜始得成都解南宮奏名登第授常州軍事推官不祿時子弟嶠遊京師見杜云鄉知唯吾友一人見某老成遂言老成之始末故得書之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道士見之遠也

張海上

伊蜀舉人張洸字海上雍熙丙戌歲往嘉州謁平羌令船次平羌漑下夜泊忽夢二人容貌端儼白衣華煥於洸前俯伏求救洸覺惟聞船棧下跳躑之聲不已視之乃二鯉魚焉洸性躁急不能容物怒此魚撓其寢遂扶棧取魚棄于江中既而就寢復夢二白衣持大蒜數頭懇謝而去遲明方悟向夢者魚也至于平羌因以夢告平羌令令曰君之夢祥符也放魚所感蒜者筭也當延君筭爾洸至晚年著後隱書三卷亦紀夢魚之事享壽七十八

而卒

費尊師

陵陽至道觀主費禹珪字天錫文學優贍時輩所稱僞蜀嘗應進士舉名絢或夢衣錦在井中覺後自喜曰及第衣錦遊鄉井爾他日因與知軍事推官蘇協論名第皆由陰注凡舉人將歷科場多有異夢禹珪因言前夢蘇曰非佳夢爾衣錦井中是文章未顯之兆費不悅來春果下第歸鄉因告蘇曰人生百年有如風燭止可怡神養志詩酒寄情

更不能爲屑屑之儒誠有雲栖之志矣蘇曰世祿暫榮浮生如寄唯登真履道可後天爲期也某有豎子雖愚請教授之卽參政侍郎也洎明年聖朝伐蜀蘇上京歷任至太平興國中授開封府司錄叅軍不祿休復嘗讀鑿書云人藏氣陰多則夢數陽壯則夢稀有夢亦不復記之夫瞽者無夢愚者少夢故騶早百夕無一夢乃知夢者習也又不獨至人者哉頃有一士人能原夢遂撰一夢請占之災祥皆驗他日告云吾實無夢向所夢吾撰也

茅亭客語 九
聊以試君皆驗何也原夢者曰意形於言災祥隨之何況夢筆夢松者乎則知夢者不可以一事推之爾

馮山人

馮山人名懷古字德淳遂寧人也有人倫之鑒善辯山水地理太平興國中于青城山三蹊路牛心山前看花山後因卜居立三間大閣偃息于中居常所論皆丹石之旨以吐納導引爲事博採方訣歌頌圖記丹經道書無不研考每遇往來者有

餌者有入室求仙者有得禱藝者有能製服諸丹石者復有誇誕自譽壽過數百歲者有常與神仙往還者欲傳之者以方書爲要授之者以金帛爲情盡皆親近承事之雖伎藝無取皆以禮接之咸平中成都一豪家葬父徧訪能地理者選山卜穴凡數歲方得之因令馮看之馮曰陵迴阜轉山高隴長水出分明甚竒絕也主人云自葬之後家財耗散人口淪亡何竒絕地如是耶山人曰頗要言之凡萬物中人最爲靈受命於天與物且異而有

貴賤各得其位如鳥有巢栖獸有穴處故無互相奪者也此山是葬公侯之地豈常人可處所以亡者不得安存者不得寧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其是之謂乎

李四郎

李四郎名玳字廷儀其先波斯國人隨僖宗入蜀授率府率兄珣有詩名預賓貢焉玳舉止溫雅頗有節行以鬻香藥爲業善奕棋好攝養以金丹延駐爲務暮年以爐鼎之費家無餘財唯道書藥囊而已嘗得耳珠先生與青城南六郎書一紙論淮南三煉秋石之法每焚香熏之有一桃核盃圍可餘紋彩燦然真蟠桃之實爾至晚年末而服之

雍熙元年春遊青城山於六時巖下溪水中得一塊石如雁卵色黑溫潤嘗與同道者玩之一日誤墜于地碎爲數片其中空焉可容一合許物四畔皆雕刻龍鳳雲草之形文理纖妙皆甚奇異殆非人工或曰此神仙所玩之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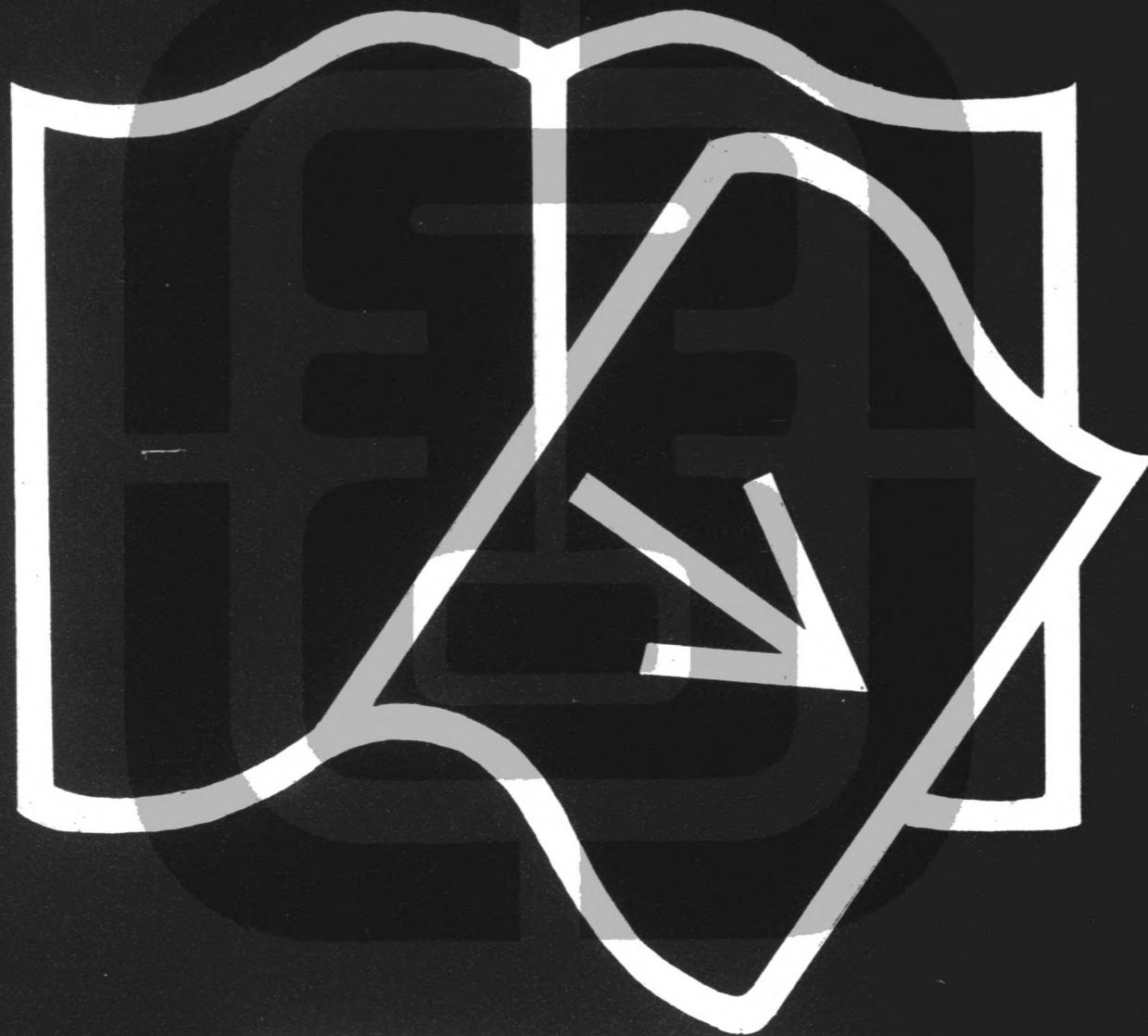
茅亭客話卷第三

宋江夏黃休復集

明海虞毛晉訂

淘沙子

偽蜀大東市有養病院凡乞丐貧病者皆得居之
中有携畚鍤日循街坊溝渠內淘泥沙時獲碎銅
鐵及諸物以給口食人呼為淘沙子焉辛酉歲有
隱迹于淘沙者不知所從來及名氏常戴故帽携
鐵把竹畚多於寺觀閒靜處坐卧進士文谷因下



P2

第往聖興寺訪相識僧見淘沙子披褐於佛殿上坐谷見其狀貌古峭辭韻清越以禮接之因念谷新吟者詩數首谷愕然又諷其自作者數篇其詩或譏諷時態或警勵流俗或說神仙之事谷莫之測因問谷今將何往谷曰謁此寺相識僧求少紙筆之資別謀投獻其人於懷內探一布囊中有麻繩貫數小鋌銀遂解一鋌遺谷戴帽將所携器長揖出寺而去谷後得僞通奏使王昭遠禮於賓席因話及感遇淘沙子之事念其詩曰九重城裡人

淘沙子寄與主人宇文開而觀之乃髻髮一顆莫測其由至日高門僕不來令召之云今早五更睡中被人截却頭髮將去蜀主聞之訪於宇文宇文尋於養病院云今早出去不歸自茲無復影響休復見道書云刺客者得隱形之法也言刺客若死屍亦不見每二十年一度易形改名姓謂之脫難多有竒怪之事名籍已係地仙淘沙子是其流也

張道者

僞蜀大東門外有妙圓塔院僧名行勤俗姓張氏

人以其精於修行因謂之道者早歲南行中年駐錫龐眉皓髮貌古形羸住草屋數間唯繩床一張及木棺一所不從齋請晝則昇牀而坐夜則入棺而卧衣服未嘗更換人問之拱默不對人皆仰其高節遺之衣服則轉施貧人與米麩鹽酪則受以一大瓶貯之常滿每齋則取一抄合而食三紀偃息自若不誑流筭其清尚如此時齒八十臨終自拾薪草積於院後告諸門徒曰吾卽日行化希以木棺置于薪草之上以火蒸之老僧幸矣至期依

其教諭于煨燼中得舍利數十粒葬於塔中時有慈覺長老禪門宗匠也有書妙圓塔院張道者屋壁云成都有一張道者五十年來住村野祇將淡薄作家風未省承迎相苟且南地禪宗盡徧參西蜀叢林遊已罷深知六藏是解粘不把三乘定真假張道者傍沙溪居蘭若草作衣裳茅作舍活計生涯一物無免被外人來借借寅齋午睡樂哈哈檀越供須都不謝沿身不直五分銅一句玄玄豈論價張道者貌古神清不可画鶴性雲情本自然

生死無心全不怕總逢劫火未爲災暗裡龍神應
嘆訝張道者不說禪不答話蓋爲人心難誘化盡
奔名利謾驅驅箇箇何曾有般若分明與說速休
心供家却道也爛也張道者不聚徒甚脫洒不結
遠公白蓮社心似秋潭月一輪何用聲名播天下

大覺禪師

禪師名慈覺字法天姓劉氏自王蜀末遊南方至
孟蜀初歸住大覺禪師性急言速應答如流人間
一部蓮經何者是妙法師戟其手曰教汝鼻塌問
爲甚如此對曰謗斯經故獲罪如是僞蜀李相見
嘗問道於師優禮待之師有禪客須知集禪宗祖
裔圖闡道歌行偈頌三百餘篇題曰禪宗至道集
行于世

張平雲

張居士名嶠字平雲學釋氏法人謂之居士時有
勾居士問不拘生死者願師直指答云非干日月
照晝夜自分明又問百億往來非指的光明終不
礙山河時如何答云紅尾謾搖三尺浪真龍透石

本無踪嘗撰參玄錄玄珠集歌行句偈百餘篇云
毳流來問我家風我道玲瓏處處通頃刻萬邦皆
徧到途中曾未見人逢其仙化三日口吐氣滿屋
氛氲有弟子告云居士常言宗門祇以眼目爲先
不以睡相爲事居士今日何以如此言訖香氣乃
絕

王居士

居士王裕四十餘年留心禪學三蜀叢林皆盡參
徧學流與之切磋話句無逃其確論爾至暮年示
疾於同流曰吾期某日行化至期居士有季父爲
僧語之曰吾爲汝作十念居士曰透滿無形十方
無礙直至無心未得爲了何況有念者哉言訖奄
然而逝

勾居士

勾居士名令玄蜀都人也宗嗣張平雲有學人問
答隨機應響著火蓮集無相寶山論法印傳况道
襟言百餘篇有敬禮瓦屋和尚塔偈曰大空無盡
劫成塵玄步孤高物外人日本國來尋彼岸洞山

林下過迷津流流法乳誰無分了了教知我最親
一百六十三歲後方於此塔葬全身瓦屋和尚名
能光日本國人也嗣洞山悟本禪師天復年初入
蜀僞永泰軍節度使祿虔宸捨碧鷄坊宅爲禪院
居之至孟蜀長興年末遷化時齒一百六十三故
有是句

味江山人

唐末蜀州青城縣味江山人唐求至性純慤篤好
雅道放曠踈逸幾乎方外之士也每入市騎一青

牛至暮醺酣而歸非其類不與之交或吟或咏有
所得則將藁撚爲丸內於大瓢中二十餘年莫知
其數亦不復吟詠其贈送寄別之詩布於人口暮
年因卧病索瓢致于江中曰斯文苟不沉沒于水
後之人得者方知我苦心耳漂至新渠江口有識
者云唐山詩瓢也探得之已遭漂潤損壞十得
其二三凡三十餘篇行于世題鄭處士隱居云聞
說最清曠及來愁已空數點石泉雨一溪霜葉風
業在有山處道成無事中酌盡一罇酒病夫顏亦

紅贈行如上人云不知名利苦念佛老岷洩補衲
雲千片香焚篆一窠戀山人事少怜客道心多日
日齋鐘後高懸瀘水羅題青城山范賢觀云數里
緣山不厭難爲尋真訣問黃冠苔鋪翠點仙橋滑
松織香稍古道寒晝傍綠畦鋤嫩玉夜開紅竈撚
新丹鍾聲已斷泉聲在風動瑤花月滿壇贈僧云
曾開半偈雪山中貝葉翻時理盡通般若常添持
戒力藥义誰笑念經功雲開曉月應難染海上孤
舟自任風長說滿庭花色好一枝紅是一枝空夫
艸澤間有隱逸得志者以經籍自娛詩酒怡情不
耀文彩不揚姓名其趨附苟且得无愧赧唐山人
乎

蘭亭客序

晉晉穆帝永和九年莫春三月三日太原孫統承
公富春孫綽興公唐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石
高平郗曇春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
少子疑之微之操之第四十有一人修禊之會義
之爲序興逸而書之筆蹟道媚勁健絕代凡二十

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唐太宗購得其本令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摹勒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太宗酷好書法有大王書真蹟三千六百張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得一百五十卷太宗自書貞觀二字爲印印縫及卷之首尾又選貴臣子弟有性識者以爲弘文館學生內出書法命之學習焉其有人間善書者並召入館由是十數年間海內靡然工書翰者衆其王書法帖所寶惜者獨蘭亭序爲最常置於御座之側朝夕觀覽貞觀二十三

年聖躬不豫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聽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將去乎高宗哽噎流涕曰唯命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隨仙駕送入靈宮今趙模等所摹者本往往有好事者收藏得僞蜀時吳王遣內客省使高弼通好持國書于蜀因獻僞皇太子王羲之石本蘭亭一軸當時識者議此本是羲之撰序後刻石於蘭亭者僞皇太子攻王書體法精妙弼故有是獻僞翰林待詔米道鄰侍書於

太子掌書法百餘卷皆是二王法帖古來名賢墨跡及石本者迨聖朝伐蜀其書帖盡歸米道鄰私家至乾德中有鬻彩牋王七郎名文昌與道鄰世舊道鄰因與文昌石本蘭亭卽吳使高弼獻太子者文昌好博雅古來名書多收藏之羲之真書樂毅論黃庭經草書十七帖晉魏兩漢至李唐名臣墨蹟及石本皆萃於家當時與往還好書者毛熙震王著勾中正張仁戩黃居實張德釗張文懿史戴滕昌祐石恪李德華陳熙載僧懷戩義西嘗訪之閱其所藏終日忘倦太平興國初光祿卿高公保寅卽渚宮高氏之後入川爲九州巡檢休復嘗謁見之因得張藻山水一軸羲之墨蹟蘭亭一軸注崇山二字圍者乎二字皆是趙模諸葛貞榻者檀香軸古錦標皆燼晦蟲蠹時得與諸賢往復玩之甲午歲家藏書画焚掠殆盡今蜀中兩經寇亂諸家名書古画罕得見聞故備言之爾

茅亭客話卷第四

宋江夏黃休復集

明海虞毛晉訂

家居泰

偽蜀眉州下方垠民姓家氏名居泰夫妻皆中年
唯一男既冠忽患經年羸瘠日加醫藥無復瘳減
父母遂虔誠置千金方一部于所居閣上日夜焚
香望峩眉山告孫真人禱乞救護經旬餘一夕夫
婦同夢白衣老翁云汝男是當生時授父母氣數

較少吾今教汝每旦父母各呵氣令汝男開口而
嚙之如此三日汝男當愈夫婦覺而皆說符協如
一遂冥心依夢中所教初則骨未始壯次乃能食
而行積年諸苦頓愈後冠褐入道常事真人無怠
焉

周寫貌

僞蜀成都人周元裕攻寫貌時因避暑於大聖慈
寺佛牙樓下或自長吁傍有一村人詰其吁嘆元
裕答云某攻寫真有年矣生平薄命有請召寫真

者富室則不類貧家則隣似母老供給不追故有
是歎村人因問元裕踰泊之處良久曰某有薄土
在靈池縣隣村有觀觀主欲要寫真囑我多時來
日詰朝同來相尋勿失此約翌日有一道流白哲
長髭來求寫真云夜來隣村門徒話及特來奉謁
元裕乃定思援毫立就其貌无少差異道流喜云
門外有一僕將少相酬出門呼之已失道流踪跡
逡巡蜀城士庶咸言靈池朱真人來周處士家寫
真求請真容者日盈其門自此所獲供侍周瞻觀

斯靈異得非有道之士出處人間救振貧苦者乎

丁元和

丁元和者自幼好道不慕聲利踈傲无羈束或晴
霽負琴出郭飲酒杖策逍遙於田畝間常言祖父
長興元年於遂州值孟先主與東川董太尉會兵
攻圍州城先是城中有一貧士曰宋自然常於街
市乞丐里人不能辨之至重圍中人皆饑殍宋亦
餓殍於州市相識者以簞裹埋城下俟時平焚之
至明年有遂州驅使吏李彥者先往潞州勾當至

城破方歸說見宋自然在潞州告云君若歸州事
須與我傳語相識五七家那時甚是勞煩人答以
自然於重圍中已死因與發埋處只見空簞其間
有一紙文字云心是靈臺神之室口爲玉池生玉
液常將玉液漑靈臺流利關元滋百脉百脉潤柯
葉青葉青柯潤便長生世人不會長生藥鍊石燒
丹勞爾形元和因是學道深得其用休復嘗讀道
書登真隱訣云解化之道有人焉解化之法其道
隱秘笑道之輩但見其狼藉乞丐於廛市以爲口

實非其所知然一度託解須歛蹟他方屢更名姓忽逢遇知識露少踪由以激後人非奉道好奇者孰能採摭其隱顯爾

王太廟

偽蜀成都南米市橋有柳條家酒肆其時皆以當壚者名其酒肆柳條明悟人多狎之偶患沉綿經歲骨立尸居俟死而已有一道士常來貰酒柳條每加懃奉因愍其恭恪乃留丹數粒且云以醕酒債令三日但水吞一粒服盡此丹患當痊矣柳條

依教初服一粒疾起能食再服杖而能行終服充盛如初有偽太廟吏王道賓者人皆目爲王太廟本漢州金堂縣人也因知其事遂懇求柳條取服餘者藥以鐵茶鐺盛水銀投丹煎之須臾水銀化爲黃金因是將丹與金呈蜀主云此金爲器皿可以辟毒爲玩物可以祛邪若將服餌可以度世蜀主問合丹之法云有草生于三學山中乞宰金堂以便採藥乃授金堂宰明年藥旣無成知其得丹於柳條遂誅之休復嘗見道書云未有不修道而

茅亭客話 四
希仙藝者苟或得之必招其禍而况諂詐者哉

劉長官

劉長官名蟾美風姿善談論涉獵史傳好言神仙之事無子息夫妻俱五六十於僞蜀攝成州長道縣主簿聖朝剋復匿於川界貨藥改名抱一開寶中于青城鬼城山上結三間茅屋植果種蔬作終焉之計每一月兩三度入青城縣貨藥市米麩鹽酪歸山由是人稍稍知之或云有黃白法一日有三人冒夜投宿自携酒果就語及爐火之事頗相

契合至夜央語笑方酣客曰知長官有黃白法可以梗槩言之長官初則堅拒客復祈之不已長官笑曰某自數年浪跡從師祇得此法豈可輕道邪客曰某等願於隱齋效爨薪鼓鞞之役可乎長官辭以師授有時他日於丈人真君前相傳爾客作色云今夜須傳勿爲等閒長官曰適慕君子同道相逼如此客三人攘臂瞋目眄之良久曰某等非君子是賊也如不得其法必加害於君於腰間探出短刃長官與妻惶懼憚其迫脅而併法兼奉之

殘藥三人得之拱揖而去長官夫妻晦爽下山不復再往因以山居與李謙處士休復授道於處士故盡熟其事焉

陳損之

僞蜀王氏時有郎官陳損之至孟氏朝年已百歲妻亦九十餘當時朝士家有婚聘筵會必請老夫婦以乞年壽爲名至蜀末年其夫先死後聖朝剋復至太平興國中老婦猶存僅一百二十歲遠孫息輩住西市造花爲業供侍稍給有好事者時往

看之形質尪瘦狀若十二三歲小兒短髮皓然顧視外人有同異類寒暑風霜亦不知之休復嘗見神仙傳云人壽有至一百二十歲非因修養而致皆由稟受以得之則老嫗是也若因修養及得靈藥餌者壽至二百四十歲加至四百六十歲已上則視聽不衰而无昏耄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爾夫養壽之道唯不傷而已矣

史見魂

史見魂者蜀人也名惟傳年七十餘孑然居數間

屋於東市唯以牀座張紙錢而已不知有何法人皆呼之見竟蜀人咸敬之或云判冥以稱判官有民姓李者嘗敬重之因與偕行至市南勾氏家酒肆前判官望空相揖李因詰之云有水府人吏在此後三日大雨水潦暴漲勾氏出城看水馬驚蹶倒于江中溺死繇是蜀人愈敬之休復見道書真誥云有好陰施奉道敬仙者生授職於陰府則史公其人與史公嘗與相知稱天曹門吏太曦子愚亦聞有生人判冥者皆懼人知之不敢妄洩此史公又不然何謂乎

女先生

遂州女道士游氏不記名太平興國末經過成都遊青城及諸仙化儀質古雅喜談至道容貌可二十餘不飲食云得丹砂之妙有一叟髭髮皓然腰脊偃僂執焚香洒掃之役侍於女冠之後常遭叱辱又有張五經道士名道明年過四十亦爲女冠侍者云此女冠者百二十歲老侍者乃遠孫爾蜀城士民仰從之至於納貨求丹就師辟穀者如市

焉時知府辛諫議仲甫恐其妖遣出城任遊諸化
猶有師資者隨行經數年有遂州劉山人到城休
復話女冠之事山人笑云祇自那時與張道明于
飛至今見住庚除化向來老侍者卽女冠之父也
嗟乎師問者但存誠敬之爲其所欺如稚孺得不
戒於所惑乎

李聾僧

僞蜀廣都縣三聖院僧辭遠姓李氏薄有文學多
記誦其師曰思鑿愚夫也辭遠多鄙其師云可惜

辭遠作此僧弟子行坐念后土夫人變師止之愈
甚全无資禮或一日大叫轉變次空中有人掌其
耳遂曠二十餘年至聖朝開寶中住成都義井院
有檀越請轉藏經鄰坐僧竊視之卷帙不類乃南
華真經爾因與其施主言曰今之人好施金帛圖
画佛像意欲思慕古聖賢遠有大功德及於生民
置之墻壁視其形容激勸後人而云獲福愚之甚
耶不思古聖賢遠皆有言行遺之竹帛一大時教
五千餘卷所載粲然已不能自取讀究其修行之

理而顧召人看讀亦云獲福益甚愚哉時人謂之
僧澄伽

勾生

益州大聖慈寺開元中興創周迴廊廡皆累朝名
画冠於坤維東廊有維摩居士堂蓋有唐李洪度
所画其筆妙絕時值中元日士庶遊寺有三少年
俱善音律因至此指天女所合樂云是霓裳羽衣
曲第二疊頭第一拍也其中勾生者卽云某不愛
樂但娶得妻如抱箏天女足矣遂將壁画者項上

指一片土吞之爲戲旣而各退歸勾生是夜夢在
維摩堂內見一女子明麗絕代光彩溢目引生於
牕下狎昵因是每夜忽就生所止或在寺宇中繾
綣迨月餘生舅氏范處士者見生神志癡散似爲
妖氣所侵或云服符藥設醮拜章除之始得生父
母領之其夜天女對生歔歔不自勝曰妾本是帝
釋侍者仰思慕不奪君願託以神契君今疑妾妾
不可住君亦不必服諸符藥妾亦不欲忘情於衣
帶中解玉琴瓜一對曰聊爲思念之物君宜保愛

之自此永訣生捧之無言酬答但彼此嗚咽而已
 既去生自是日漸羸瘠不逾月而卒玉琴瓜其家
 收得至順寇時方失之壁画天女至今項上指印
 痕尚存焉

天女從生始亦不自知曰妾本吳帝
 成原洞之天女也昔藥姑無其章劍之故野生
 醉一斗土吞之為鴆頭而各髮體區生是交夢也

茅亭客話卷第五

宋江夏黃休復集

明海虞毛晉訂

黎海陽

道士黎海陽其父偽蜀時為軍職天兵伐蜀海陽
 隨父戍劍門蜀軍潰散子父遂還於川城東門外
 丁村古冢忽聞冢內有非常香氣一日因晴明微
 隙中見少骸骨朽腐至甚旁有一藜黃粉因撥開
 乃見三小塊雄黃海陽父頗好燒鍊素知冢內雄

茅亭客話 一
黃可用遂以衣襟裹之至中夜忽聞人語父子問
之曰語者鬼耶答云某非鬼某宋人也家世食祿
而某不樂名宦退身學道于楚丘有別墅稍遠囂
塵凡五金八石難得者必能致之或方法之士欲
合鍊試驗者必資其藥品給以爐鼎使成之時德
宗疑韋中令在蜀與蠻人連結遂令某爲道士入
川見中令伺其動靜居止皇觀三年又遣僧行勤
入蜀伺察中令初以談議苦空後說燒煉點化之
事中令歷試一一皆驗凡三年中令甚誠敬之或

一日說還丹延駐之法中令愈加景奉後煉丹既
成中令齋戒餌之初覺神氣清爽嗜好倍常僧遂
辭去至貞元二十年暮春藥毒發而薨某爲與行
勤往還遂罹其禍而及此遭樵夫牧豎蹂踐遺骸
潛壞朽骨憤憤不已海陽父曰君去世已遠何不
還生人中而久處冥冥應曰某曾遇一高士以陰
景煉形之道傳我遂於我楚丘別墅深山澹谷中
選得一嵌室囑我祇持六年慎莫令諸物所犯歲
滿則以衣服迎我於此其人初則支體臃敗唯藏

腑不變其遂依其教諭乃閉護之至期開視則身全矣端坐于嵌室之內髮垂而黑髭直而麓顏貌光澤愈於初日某具湯沐新衣迎之云能如是三迴乃度世畢矣某傳得此道今形已不全某今却自無形而煉成有形爾則上天入地千變萬化無不可也某之形雖未圓且飛行自在出幽入明軒冕之貴不樂於吾吾已離人世勞苦豈復降志於其間吾今之死不愈管之生乎海陽父曰敢問其衣襟中藥是何等藥對曰某常從道士入山煉丹

修葺爐鼎爨薪鼓鞞靡不勤力每嘆光景短促筋骸衰老所聞者上藥有九轉還丹不離乎神水華池其次有雲母雄黃服之雖不乘雲駕鳳役使鬼神亦可祛除百病補益壽年某得煉雄黃之法自二十歲服至四十歲獲其藥力苟再以火養就以水吞可冀道於髣髴海陽父告之曰餌藥之法則聞之矣煉形之道少得聞乎言未畢值天曉人行恐有人搜捕不及盡聽因別小逃竄之所自後不復至此海陽父乾德中卒海陽遂依其教服煉雄

黃衣道士衣尋師訪道二十餘年不食唯飲酒衣服肌膚常有雄黃香氣淳化中在益州錦江橋下貨丹筋骨輕健甲午歲外寇入城海陽不出端坐繩床爲賊所殺惜哉

白蝦蟇

僞蜀將季延秋門內嚴真觀前蚕市有村夫鬻一白蝦蟇其質甚大兩目如丹聚視者皆云肉芝也有醫工王姓失其名以一緡市之歸所止慮其走匿因以一大白合於地至暝石白透明如燭籠王駭愕遂齋沐選日負鎗挈蟾辭家往青城山杳絕音耗洎明年聖朝代蜀竟不知王之存亡也

鮮于耆宿

學射山舊名石斛山昔張百子三月三日得道上昇今山上有至真觀卽其遺跡也每歲至是日傾城士庶四邑居民咸詣仙觀祈乞田蠶時當春煦花木甚盛州主與郡寮將妓樂出城至其地車馬人物闐噎有耆宿鮮于熙者與朋友數人於萬歲池縱飲因掬池水見岍傍艸中有一小白蝦蟇遂

取之卽席有姓劉失其名堅請看之鮮于固執不與遂嚙鮮于手取將吞之鮮于戲之曰閣下因吞此白蟾苟成得道也祇成強盜爾吞訖忙惶飲水云蝦蟇在某心胸間無所出處昏悶至家旬餘醫治方愈休復曾覽抱朴子內篇云肉芝者謂萬歲蟾蜍也頭上有角目赤領下有丹紋體重而跳捷以五月五日午時取之陰乾以左足畫地成泉帶之碎兵若敵人射已弓弩皆反自傷焉今人以白蝦蟇爲肉芝生吞熟啖者愚之甚也設使白蝦蟇

是肉芝市井之民但知錐刀之利嗜欲無厭藏腑滓穢苟致其中則滓穢之氣與靈物相攻水火交戰寧有全人乎太平興國末休復與處士胡本立進士史載許僧隱巒往雙流縣保國觀看古栢樹道逢友人袁德隆從者於檐懸一蝦蟇大如扇許人皆駭視之後月餘再見袁因問向者蝦蟇所在袁曰是荷擔者獲于田隧中將歸殺而食之其夜無疾大叫數聲而卒

食蝦蟇野菌

頃有一士人好食鱸魚及鱉與蝦蟇嘗云此三物不可殺大者有毒殺人蝦蟇小者亦令人小便秘臍下慙疼有至死者宜以生豉一大合投新汲水半椀中浸令豉水濃頓服之卽差淳化中有民支氏於昭覺寺設齋寺僧市野菘有黑而斑者或黃白而赤者爲齋食衆僧食訖悉皆吐瀉亦有死者至時有醫人急告之曰但掘地作坑以新汲水投坑中攪之澄清名曰地漿每服一小盞不過再三其毒卽解當時甚救得人夫葷菌之物皆是艸木變化生樹者曰蕈生於地者曰菌皆濕氣鬱蒸而生又有生於腐骸毒蛇之上者大而光明人誤以爲靈芝食而速死故書之警其誤矣

虹蜺

淳化壬辰歲夏六月虹見時餉大雨愚友人李顥元云虹蜺者陰陽之精也虹雄也蜺雌也有青赤之色嘗依陰雲而晝是大陰亦不見日落西虹乃東見見必有雙鮮者雄色淡者雌也入人家飲水或福或凶有陳季和者云管韋中令鎮蜀之日與

賓客宴于西亭或暴風雨作俄有虹蜺自空而下直入于亭垂首於筵中吸其食饌且盡焉其虹蜺首似驢身若晴霞狀公懼且惡之曰虹蜺者陰陽不和之氣妖沴之兆也遂罷宴座中一客曰公何憂乎真祥兆也夫虹蜺者天使也降於邪則爲疾降於正則爲祥理則昭然公正人也是宜爲祥敢爲先賀旬餘就拜中書令孟氏初徐光溥宅虹蜺入井飲水其母曰王蜀時有虹入吾家井中王先主取其家女爲妃今又入吾家必有女爲妃后男爲將相此先兆矣未浹旬選其女入宮後從蜀主歸闕卽惠妃也休復母氏常說眉州眉山縣桂枝鄉程氏某之祖裔焉伯父在僞蜀韓保貞幕任本州眉山縣令丁母憂歸村野服將闋時當夏杪天或陰翳見家庭皆如晚霞晃耀紅碧靄然時餉開霽甕釜之中井泉之內水皆涸盡時餉大雨霽霈而已未幾韓侍中授秦州節制伯父署節度推官將知虹蜺者多爲祥矣

避雷

至道丙申歲夏五月俳優人羅袂長有親戚居南
郭井口庄袂長晨往訪之時有庄民網獲數魚袂
長取三頭貫於傘中時歸至中路天色晦冥迅雷
急雨林木皆傾火光燭地袂長恐魚是龍也棄之
田畝中雷電益甚驚懼投村舍避之振慄不能自
止俟其霽方歸來日遲明村人將傘與魚云夜來
庄主差某相尋恐爲雷雨所驚見雷霹傘箬取乖
龍將去魚與傘遭雷火所燎拾得今將歸焉 端
拱戊子歲夏六月暴風雨雷震聖興寺羅漢院門

屋柱折有三僧仆于地身如燔灼之狀 世傳
龍者苦於行雨而多方窺匿藏人身中或在古木
楹柱之內及樓閣鴟甍中須爲雷神捕之若在曠
野無處逃避卽入牛角或牧童之身往往爲此物
所累遭雷震死俳優爲逃而獲免茲僧不避而震
殺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
修省言君子常有戰戰兢兢不敢懈惰見天之怒
畏雷之威恐罰及已也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其是之謂乎

雨雹

大中祥符癸丑歲龐永賢者寓居廣都縣夏四月日將暮忽烈風迅雷發屋拔樹雨雹繼之達曉方息詰朝詢諸行人云雹自縣東山橫布數十里西南沿江而下則更不知其遠邇也雨雹過處籬墻屋宇林木大者皆爲雹擊雷拔之牛馬犬豕皆驚仆地烏鵲小禽中者俱斃時麥方實無有子遺有一村人云某家是夜數雹穿屋而落大如斛盆甕鍋釜皆爲擊破其雹所至之處樹木屋瓦十不存

二三焉夫雹者雨水也皆陰陽相脇而成左傳曰凡雹冬之愆陽夏之伏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此蓋下民當豐稔收成卽便務奢侈以至於服玩衣裝車馬屋宇違越制度撒棄五穀曾無愛惜上天垂誠以懲之爾

雉龍

郭噤者忘其名以其語聲高大因謂之曰噤本成都豪族不事生業唯好畜鷹鷂常募能以鷹犬從禽獸者爲伍焉雍熙中將鷹犬獵于學射山鷹拏

一雄雉救之得活其雉每足有二距徒侶皆異之以巾包而負之覺其漸煖行一里間如火彷徨間俄而陰晦乃風雷震電林木擺簸不知所歸遂棄雉於澗下奔及至真觀避之時雨如注中宵方霽不勝其驚因爾時有范處士者聞其說卽云雉者龍也龍爲五蟲之長無定形寄居十二位爲鷄猪牛馬之屬斯龍爲雉服也自貽其患苟無風雨之變亦難逃鼎俎爾

李老

袁氏不記名人皆目爲表野人嘗居廣都縣庄時盛暑有一老人衣白詣袁庄求見袁及席謂袁曰某李氏家于此縣之南特來有託於君子願君憫宥當有厚酬袁亦不甚諾之但寬勉而已且留食水飯鹹豉而退復三日因暴雨溪漲庄民舉網獲一鯉魚可三尺許鱗鬣如金撥刺不已袁呼童就機剖之腹有飯及鹹豉少許袁因悟李老者魚也且曰李老雖靈固難逃吾之一醉爾或云蟲莫智於龍彼魚神龍也若斯變化安有難而難逃哉如

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耶吁迤難困厄凡聖
與龍螭蠕皆一時免與不免何得異哉

慈母池

慈母池亦云滋茂池去永康軍入山七八十里池
水澄明莫測深淺每至秋風搖落未嘗有艸木飄
泛其上或墜片葉纖芥必有飛禽銜去之每晴明
水面有五色彩如舒錦焉或以木石投之卽起黑
氣雷電雨雹立至或歲旱祭禱無不尋應休復曾
見道門訪龍經水有五色及沙在石上者皆是龍

居之處也

龍女堂

益州城西北隅有龍女祠卽開元二十八年長史
章仇公兼瓊拔平戎城夢一女曰我此城龍也今
棄番陬來歸唐化投問諸巫其言不異尋表爲立
祠錫號會昌祠在少城舊跡近楊雄故宅每旱潦
祈禱無不尋應乾符中燕國公高駢築羅城收龍
祠在城內工徒設板至此驟有風雨朝成夕敗以
聞於高公公亦夢龍女曰某是西山龍母池龍君

今築城請將其祠置於門外所冀便於往來公夢
 中許之及覺遂令隔其祠於外而重葺之風雨乃
 止城不復壞焉繼之王孟二主甚嚴飾之祈禱感
 應封睿聖夫人天禧已未歲自九月不雨至庚申
 歲二月寺觀諸廟禱祈寂無影響知州諫大夫趙
 公稹躬諸詩其祠冥禱未至郡甘澤大澍達旦屬邑
 皆告足是歲豐登民無札瘥遂奏章新其祠宇焉

茅亭客話卷第五

終

茅亭客話卷第六

宋 江夏 黃休復 集

明 海虞 毛 晉 訂

悼蜀詩

左傳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益部淳化甲午歲盜
 起邛蜀圍逼城壘主帥素無禦備遂奔劔門賊乘
 勢入城燒掠殺傷至甚坤維間凡數十軍州悉為
 賊之所有唯眉陵梓遂堅壁自守賊據益郡凡百
 日天兵至戮無遺類軍旅所過皆為荆棘朝廷除

樞密直學士尚書虞部郎中張詠知益州始至察
民疾苦洞知亂起之由因爲悼蜀詩四十韻今備
錄之序云至道紀號元祀春正月爲審官院考績
引對天子曰天厭西蜀歲且荐饑任失其人枉政
偷剝民興怨嗟構孽肆暴授命虎旅殄滅克逆矧
彼黔首不聊其生觀人去民朕意罔怠寬卽育姦
猛卽殘俗得夫濟者實其人爾惟方直歷政有績
卽夔幽遐往理其俗克畏克愛汝其欽哉祇奉厥
命乘輅西征夏四月二十有八日供厥職噫謀算

庸陋罔敢怠忽豪猾抑之賦歛乃省存恤窮困抑
綏流亡杜絕剝削宣揚皇風迨一歲而民弗克安
非郡縣之罪偏將之罪也有聽者孰不知民心上
畏王師之剽掠下畏草孽之強暴乎良家困弊漸
復從賊庶賒其死深可忿也天子遠九重孤賤者
憚權豪不敢言嗚呼雖采詩之官闕之久矣然歌
詠諷刺之道不可寂然詠敢作悼蜀詩四十韻書
于視政之廳有識君子勿以狂瞽爲罪

蜀國富且庶風俗矜浮薄奢侈極珠貝狂佚務娛

樂虹橋吐飛泉煙柳閉朱閣燭影逐星沉歌聲和
月落鬪鷄破百萬呼盧縱大噓遊女白玉璫嬌馬
黃金絡酒肆夜不扃花事春慚忤禾稼暮雲連統
繡淑氣錯熙熙三十年光景倏如昨天道本害盈
侈極必禍作當時布政者罔思救民瘼不能宣淳
化移風復儉約性情非直方多爲聲色著從欲竊
虛譽隨俗縱貪獲蚕食生靈肌作威恣暴虐佞罔
天子聽所利唯剝削一方忿恨興千里攘臂躍火
氣烘寒空雪彩揮蓮鏢無人能却敵何暇施擊斨
害物贖貨輩皆爲白刃爍瓦礫積臺榭荆棘迷城
郭里第鎖榛蕪庭軒喧燕雀斗粟金帛市束篋綺
羅博悲夫驕奢民不能飽葵藿朝廷命元戎帥師
盪元惡虎旅一以至梟巢一何弱燎毛焰晶熒破
竹鋒熠爚兵驕不可戢殺人如戲謔悼耄皆罹誅
玉石何所度未能戮強暴爭先謀剽掠良民生計
空賒死心殞穫四野構豺狼五畝孰耕鑿黔首不
安堵炎如居鼎鑊出師不以律餘孽何由却俾夫
熾蜂蠹寡筭能籠絡邊陲未肅清胡顏食天爵世

方尚奔競誰復振譽謬黃屋遠萬里九重高寥廓
時稱多英雄才豈無衛霍近聞命良臣拭目觀奇
略

艾延祚

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歲爲賊所驅於郡署令造
漆器五月六日或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
至郡也延祚因上樹匿於穠葉間見天軍往來搜
捕殺戮至夜遂下樹於積屍中卧至中宵聞傳呼
頗類將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
形但聞按據簿籍稱點姓名僵屍聞呼一一應之
唯不唱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
聖朝討叛伐逆屠戮之數奉天行誅故無誤矣

夷人婦

甲午歲五月天兵尅益郡至八月賊支進猶據嘉
州宿崇儀翰領兵討之軍次洪雅有卒掠獲一夷
人婦頗有姿色置于兵幕之下每欲逼之云自有
伉儷則交臂疊膝俯地而坐軍人怒許其斷頸剖
心終而不能屈堅肆強暴拒之轉甚三日不飲食

以死繼之竟不能犯以非禮主帥聞而憫之使送還本家嗟乎雖蠻夷而能堅貞強暴者不能侵侮之華夏無廉潔者得無愧乎

張光贊

張光贊者金水石城山張羅漢之裔也以善畫羅漢因以名之每於寺觀粧画功德多歷春夏隨僧飲食其性謹慤守道不侈如是五十餘年人皆敬重之甲午歲爲賊所執迫令引頸凡數劍而頸不斷遂於積屍中卧至夜央見一老僧曰汝生

粹以德用心吾來救汝言訖開目無所苦焉至今頸上創痕猶在吁西方聖人恩祐明顯有若是之徵邪

金相輪

北夢瑣言云咸通中高太尉鎮西川雅州胡蘆關有道藝王劔者渤海聞其名俾蜀人呂尚致意召之呂至王生夫婦止一艸屋有一榻以箔隔限之嫗曰客至以何待之王曰州中都押衙今日有筵會可去取之俄而酒饌俱至品味羅列非忽遽之

所能致也量其家去卽往來不啻百里呂怪愕王
生笑曰雲南蠻王曾鑄金相輪祈我賫換成都福
感寺塔上相輪蜀人安得知之當時敬之者十有
六七焉洎淳化五年狂盜入城兵火沿焚福感寺
塔相輪墜地完全俱是銅鐵所爲非蠻王金換之
者蓋王劔寓言孫氏傳聞不細爾

金寶化爲爐

蜀州江源縣村毗王盛者凶暴人也與賊王小波
李順爲侶甲午歲據益州授州補儀鸞使部領

第百餘人擄掠婦女剽劫財帛殺人不知紀極驅
迫在城貧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因掘得一處古
藏銀皆笏錠金若墨錠珠玉器皿之屬皆是古制
尋將指引者殺之負其金帛三十餘擔往江源山
窖埋之同埋者尋亦殺之恐洩于外也城中貨金
銀魏氏子嬭被虜在於賊所不知音耗其夫常募
人訪於邛蜀賊境寂然影響至三月方知在此賊
家良人及弟謝元穎者將金帛購之二人亦沉于
江中八月大軍收蜀此賊歸明衣錦袍銀帶入城

見者無不切齒先是歸明者例發遣赴闕賊遂棄袍帶逃歸江源妻子告云埋藏物處數日火煙如窰遂潛往掘看悉皆空矣驚愕之際官軍捕獲入城遂寘于法嗚呼殺人取財寃毒滋多不爲已用身遭屠戮向來火煙起處金寶已空愚嘗聞金寶藏於地中偶見者或變其質此得非化去耶鬼神匿之耶

奢侈不久

甲午歲順寇攻益部有不逞輩隨賊執兵杖劫掠

民家財貨又附賊害民誅求無厭天兵平賊下寬大之詔應脇從徒黨皆宥而不問放令歸農此輩苟避誅戮又多金帛乃蕩心熾意自以爲終身不復羈縲也乘肥衣輕歌酒娛樂玩好珍異喪葬婚聘踰越僭侈視羸若讎如是不一數年災厲疾疫公私事訟相繼而作財物稍盡車馬屋宇皆爲他人所有其貧如初嗟乎不義之物似有神明所掌得之者不罹其禍而身獲存者鮮矣夫善人富謂之天賞淫人富謂之天殃此輩天以殃之其是之

謂乎

劉旰

至道丁酉歲秋八月諸州巡檢作坊使韓景祐至懷安軍爲其下廣武卒劉旰等謀殺之韓踰垣而免是夜軍賊掠懷安軍及明取金堂古寨入漢州凡六日行五百餘里劫掠五軍州十鎮縣所至處皆不及支梧驅掠軍民勢莫可遏州縣震懾戶口奔逃時知府張密學謂招安使上官正曰賊今日邛州來日必奔嘉眉州賊若有盤泊處如魚得淵

卒難除討君必悔之今日請卽往移兵渡江逆而擊之奪其胆氣當盡擒之此上策也時不可失上官遂點集兵甲前去過新津江遇賊食於方井馳告張密學張曰劉旰入井更欲何逃日中以捷來告盡殺其黨凱旋且張公料敵先見皆此類也上官能將其兵是行也易於摧枯川界由是肅然

茅亭客話卷第七

宋江夏黃休復集

明海虞毛晉訂

哀亡友辭

咸平庚子歲正元日神衛卒殺主將竊據益郡四月天軍來討至城下賊拒天軍驅脇老幼以乘城天軍燿以環城晝夜攻擊城內死傷且甚其賊求取供須器用錢帛珠金民不聊生九月二十日大軍入城賊衆宵遁主帥念其城中民庶備歷艱危

慮玉石俱焚遂使招誘出城安撫之初城內百姓
爲賊據城皆携挈老幼出城投村墅逃避者十六
七焉有出城却被軍賊搜捉縲繫入城誅戮者有
役於城上犯其暴法者有窮於輸給適其毒酷者
有脇而不從爲其殺害及受櫜楚者有痛心疾首
憂鬱憤悶成疾而死者有與賊爲伍獻謀附勢扼
喉撞心取其賄賂者有終日逃避以至城陷竟不
覩賊鋒者夫如是者命非天耶天非命耶前進士
張及有哀亡友楊錫辭前進士彭乘有郝逢傳今
具其事跡及錄其辭傳非止楊錫郝逢而已庶後
之人覽之得無傷嘆叛君殘民之事者是哉哀亡
友辭序云亡友楊錫字孝隆誠至之士也昔與趙
郡李畋蜀郡任玠南陽張逵洎及結文學友咸治
經義於樂安先生悉潛心於六教然後觀史傳遍
百家之說探奧索微取其貫於道者旣積中而發
外遂下筆緒文其譏論考賢士節夫之勤靜明古
人沿習之廢置紀績義之大小辨適用之邪正不
虛美不隱惡庶達乎心志之所冀也日執是道以

出身入仕俾其抱策書而不愧忤持言行以符會
同十五年未始知而忘此也亡友居吾群中尤
爲靜退者蓋不徒爲進以希名苟譽速售其身誠
俟乎鄉賢里能拜書獻于春官氏不幸去歲盜賊
竊據城邑亡友卽日憂懣成疾莫能遠遁及復避
地於西山不得與亡友言別每念跡雖離而心同
室在遠而人適意其與終合而成前志也至王師
討平凶醜我雖歸正友則憤極而死矣冢嗣始孺
又且天矣嗚呼亡友業已著未伸命何艱而至

此身旣沒而嗣亡地仍僻而知寡彼蒼何司使輔
善疾惡者罹戾若是之甚耶願表其懿行錄其遺
文同三友人關示儒林豪傑必推而知之少贖永
恨今姑爲靜舒交情之悲爾曰予取來之得朋兮
接群居之及義不殞穫於貧賤兮耻喧呶於聲利
炳舊史之遠目兮飫六經之正味議班紀之九流
兮廣劉書之七志旣積中之發外兮幸入官以蒞
事將結綬之彈冠兮匪君翔之于墜何賊卒之妖
興兮據藩服之城壘君豈適遠之無所兮柰病來

之難起我徂西山兮不與子別或出處兮其心曷
異凶醜之長然誠會合之密邇洎王師之討平兮
聞吾友之已矣燕雀啁啾兮遼鶴幽病豺狼噬嚙
兮騶虞憤死嗟慶緒之不續兮復嗣子之隨躋徒
呼天之云亡故使其秀疾而神駛志願表其文行
兮示廣場之豪士異知子之若然兮俾德之無愧
今空抑哀以摛辭兮報亡友之終始

郝逢傳

郝逢字致堯成都人幼好學攻詩性柔而隋或謂

其性懦非能立事常欲求鄉薦未竟屬盜起於境
資產略盡迫寒餒而無憂嘆咸平中蜀掌兵者失
律兵亂爲賊盜殺守臣而據郡自春徂秋驅老幼
以守城或獻謀於賊令盡索郡中書生署職俾立
効凡得數十輩列兵而脇曰不從者卽此誅戮仍
及其族皆震懾而從逢前給賊帥曰念所索儒士
某非儒豈可徼祿不能從命詞氣剛憤不可屈抗
賊怒令引去臨刃復召者三詞皆如初會解於賊
檟楚而釋之旣獲免遂匿於家天兵至逆黨殲夷

或聞於郡守將上其事而中止逢亦不復言居貧自若噫當是時有位者尚或苟命而逢一士爾能致命賊所不陷非義彼同祿銜勢私於身以媚時得無愧乎逢貧處晦跡混於俗而人不甚知噫人名存誠豈易知乎逢居州里皆以爲怯懦洎亂而能爾始明其所履焉是時無他慮也去就而已去爲順就爲逆去難而就易能爲其所難志以守正是亦幾乎智勇也夫忠烈節義何時無之然時於無聞在遇不遇爾使越石父不遇晏子則一拘囚不取政非其姊則無名暴夫爾其遇千金之重不遇鴻毛之微然不可欲其遇而始爲也謂不遇而不爲也蘭生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不以困窮而改節苟有善雖不我知斯善矣豈止蒙其慶乎苟不善雖不我知斯惡矣豈止罹其殃乎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測王明並受其福又曰荷校滅耳凶其是之謂乎若逢所履雖曰未聞吾必謂之聞矣故爲聲其實亦得有所勸焉

陳季和

偽蜀進士陳熙載字季和文學之外書畫之尤者
皆閱而識之郡中好事之家所寶藏者多經其目
真偽無所逃焉受均賊署配連州歲餘或有鄉人
西來因寓書云某在家日於某處埋一鐵投壺瓶
實以銅錢書若到家可使令掘之既而書至遂於
所言處掘得一鐵投壺瓶其中唯見一龜纔容壺
腹之內無能出之翌日取看卽不見龜但空壺而
已夫物之所化史傳尤多不可以智達也

鬻履嫗

庚子歲益部軍賊據城大軍在北門外廝起洞子
近城攻擊矢石如雨中垣街有王嫗年七十餘孫
兒十四五歲爲賊驅之守城嫗日自送食飲忽一
日賊集諸妓樂於瓦屋禪院門嫗倚樹坐看一賊
直來嫗前背身箕踞嫗叱之不去仍惡詈之其人
如不聞嫗忿然退身須臾城外一砲飛空而落傍
擊此賊頭碎于地如無此賊則嫗正中之也城陷
日唯殘嫗一身今九十餘旣老且病凍餓切骨織
草履目給常告人云城閉之日若遭砲石攀殺不

見今日貧苦何不幸若此耶夫死生有命子夏言人不爾逾也凡人貴賤貧富遭逢禍福有幸與不幸顏子少亡子曰不幸短命之稱爲不幸則知長命焉幸也鬻履姬貧而壽嘆爲不幸惜哉

盲女

庚子歲天兵討益部賊突圍宵遁主帥愍城中民使招誘出城大軍方入搜捕及平定後盡令歸家南市渠中有一盲女年七八歲叫云父耶母耶兄耶嫂耶何處去不供給我飲食也其盲女爲飢渴

所逼不知無家但怨呼父母兄嫂旦夕不輟有一隣婦云此孫氏女三歲因患麩豆入眼父母憐其聰慧常教念佛書鞠養甚厚父死於輸給不迨母死於憂憤嫂因供給役夫中流矢而斃兄城陷而不知存亡更無親戚觀者痛心流涕經旬或遇隣婦問盲女存亡隣婦云盲女不接他人飲食但悲號呼叫其親水飲不入口蘇而復絕七日而卒因憫而拾餘燼者材而焚之於盲女衣中獲白金一兩遂鬻之以供僧画像焉嗚呼城陷日似此者多

矣獨書盲女者言惟鄙意有激焉夫家富財饒則禮義興矣財苟不足則禮義俱廢蓋人之常情也當是時也民家財物罄空窘迫尤甚豈謂鄰婦獨能捨餘燼之材焚燒盲女復於女衣中獲金不爲已用與盲女供僧兩像竒哉鄰婦能於困窮窘迫之際存誠如是故特書之且今之見利忘義者不爲斯鄰婦之罪人乎

鐵骨魚

于生名玄字玄之成都人也庚子歲遇賊據城謂愚曰某家

口不顧所寶唯一刀爾開房令

愚視之於昏黑處見先芒丈餘細辨之乃刀也因問所得之處云某故父於僞蜀制誥賈舍人下及第是年冬遊青城迴至溫江縣泛舟而歸見百花潭側漁人釣獲鯉魚一隻長尺餘買之歸家時當寒沍煖酒炙魚且禦凝冽食魚棄骨侍婢云一魚骨黑乃鉄也使匠辨之真鉄爾遂煉成此刀今遭厄難陷在賊中城破之日刀與人孰存此刀先喪吾亦喪矣吾若先喪不知刀歸誰氏此刀非常宜

見賞他日爲吾善誌之于生於賊中憂憤而卒城
陷日家遭焚掠其刃果不知存亡因叙其言以記
之

茅亭客話卷第八

宋 江夏 黃休復 集

明 海虞 毛 晉 訂

瑞牡丹

大中祥符辛亥春知益州樞密直學士任公中正
張筵賞花于大慈精舍時有州民王氏獻一合歡
牡丹任公卽圖之時士庶觀者闐咽竟日且西蜀
自李唐之後未有此花凡圖画者唯名洛州花考
諸舊說謂之木芍藥牡丹之號盖出於天寶初按

酉陽雜俎云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又隋朝
種植法之十卷亦無牡丹者至僞蜀王氏自京洛
及梁洋間移植廣開池沼創立臺榭奇異花木惟
石脩竹無所不有署其苑曰宣華其公相勲臣競
起第宅窮極奢麗時元舅徐延瓊新創一宅雕峻
奢壯花木畢有唯無牡丹或聞秦州董城村僧院
有紅牡丹一樹遂賂金帛令取之掘土方丈盛以
木匣歷三千里至蜀植于新宅花開日少主臨幸
歎其屋宇華麗壯侔宮苑命筆書孟字於柱上俗
謂孟爲不堪明年後唐吊伐孟知祥自太原馳赴
蜀卽知其先兆矣乎僞通口王宗裕亦於北門清
遠江東創一亭臺榭池塘駢植花竹泉石縈遶流
盃九曲爲當時之甲也唯牡丹花初開一朵王與
諸親屬携妓樂張宴賞其初開者花已爲一女妓
所折王怒欲誅之其妻諫曰此妓善琵琶可令於
堦前執樂就賞王怒稍解其難得也如此至孟氏
於宣華苑廣加栽植名之曰牡丹花外有麗春與
黎州所有者小不同爾

寓孔雀書

愚友人左侍禁辛貽顯爲容宜廉白等州巡檢因寄一孔雀雛西南相去萬里蜀人固未嘗覩之誠可愛也書云所屬郡邑山中多孔雀焉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尾大而綠光翠奪目孔雀自愛其尾欲棲息必先擇致尾之地南人捕者先施網罟俟甚雨尾霑而重不能高翔初爲所擒則雀欲展其翅恐傷其尾至死尙愛護之士人有活取其尾者持刃於叢篁幽間處藏蔽其身伺其過則急斷

其尾者不急斷迴首一顧卽金彩無復光翠故生者爲貴也爲婦人首飾及扇拂之類或生擒獲者餉饋如京洛間鵝雁以克口腹其味亦如之南海有一士人嘗養一隻僕夫告云蛇盤孔雀且恐毒死士人急令救之其僕迴但笑而已士人怒之其僕告曰蛇與孔雀偶有得其卵者使鷄抱伏卽成其名曰都護初年生綠毛二年生尾生小火眼三年生大火眼其尾乃成矣孔雀每至晴明軒翥其尾自迴顧視之謂之朝尾須以一間房前開牕牖

面向明方東西照映向裏橫一木架令栖息其性
愛向明不在地止泊飼之以米穀豆麥勿令闕水
與養雞無異每至秋夏令僕夫於田野中拾螽斯
蟋蟀活蟲餵飼之凡欲餵飼引於廳事上令慣見
賓客又盛夏或患眼痛可以鵝翎筒子灌少生油
以新汲水洗之如眼不開則擘口餵之小魚鰕不
爾餓損及切弱少許餵之貴其涼冷如食有餘則
愈切不可與鹹酸物食食則減精神昏暗毛色馴
養頗久見婦女童豎綵衣綬帶必逐而啄之或芳
時媚景聞絲竹歌吹之聲必舒張翅尾眇眇而
若有意焉

滕處士

滕處士昌祐字勝華攻書画今大聖慈寺文殊閣
普賢閣天花瑞像額處士筆蹟也画花竹鳥獸體
物像形功妙格品具名畫錄處士所居州東北隅
竹樹交陰景象幽寂有園圃池亭徧葺花菓庵壑
培種植皆有方法及以藥苗爲蔬藥粉爲饌年八
十五書畫未嘗輟焉廳壁懸一大粉板題園中花

草品格名目者百餘件亦有遠方惟草竒花蓋欲資其盡藝爾園中有一柿樹夏中團坐十餘人敷張如蓋無暑氣云柿有七絕頗宜種之一有壽二多陰三無禽窠四無蟲蠹五有嘉實六本固七霜葉紅而堪翫有一盆池云初埋大盆致細土拌細切生葱酒糟各少許深二尺餘以水漬之候春初掘取藕根麓者和顛三節已上四五莖傷損埋入深泥令近盆底纔及春分葉生當年有花夫藕有四美根爲菜花爲翫實爲果葉爲杓具此四美

沼亭檻之前爲瑞草萍蘋藻荇不得與侔也園中有慈竹藁生根不離母故名之慈也有釣絲竹以其弱杪低而垂至地也有絲竹葉細而青莖瘦而紫亦謂之墨竹有對青竹身黃色有一脉青節節相對故謂之對青也有苦竹葉穠多陰笋高之時粉香籜翠有柱竹扶疎藁茂瀟洒亭臺無出此數君也俗以五月十三日種竹多遭烈日晒乾園中竹以八月社前後是月天色多陰土潤竹以此月行根也凡欲移竹先掘地坑令寬大以水調細土

作稀泥即掘竹四面鑿斷大根科連根以繩錮定
昇時勿令動著根鬚間土昇入坑致泥漿中令泥
漿周匝徧滿乃東西搖之復南北搖之令泥漿入
至鬚間便以細土覆之勿令土壅過竹本根也若
竹稍長者芟去顛葉纏竹架之恐風搖動即死每
窠相去二尺餘不須實斲只以一脚踏之來年生
笋速也宜於園東北軟土上種之竹性多西南行
根不用頻澆水水多則肥死園中有梨名車轂圍
一尺摘時先以布囊盛之落地即碎有金桃深黃

剖之至核紅翠如金味美爲桃之最也有林檎色
如玉向陽處有朱點如纈顆有重四兩者其栽果
法以冬至後春前斫美果直枝須有鶴膝大如
母指者長可二尺以來劄於芋魁中掘土令寬調
泥漿細切生葱一升許攪於泥中將芋塊致泥中
以細土覆之勿令豎實即當年有花來年始實絕
勝種核接果樹法凡欲接果先得野樹子酸澁不
美者如臂已上皆堪接也然後尋美果枝選隔年
有鶴膝向陽者枝長不過二尺過則難治至時剪

下便劄於蘿蔔中欲不洩其氣也冬至後十日立春前七日其野樹皮潤萌芽未發是其時也將野樹以鋸截人去地五七寸中心劈破深二寸許取美枝或一枝或兩枝斜剝勿傷其皮插於野樹罅中外與野樹皮相齊等緊密用牛糞泥封之與箬籜包裹其接處以麻紉纏定上更以黃土泥塔頭裹之勿使雨水透入或有野樹旁生芽葉卽取去之若依此法則當年有花必矣休復嘗依其教而樹樹皆成則不喻其野樹子實酸澁鶴膝枝甜

接酸澁樹上爲酸澁之氣所推又焉得遂於甜美耶樹之元氣反不能推小枝而與之俱酸澁何也所謂本不勝末而物性難解歟今之人但廕其枝葉食其美實而不求其酸澁所推耶

好画虎

靈池縣洛帶村民郝二者不記名嘗說某祖父以醫卜爲業其四遠村邑請召會無少暇画一孫真人從以赤虎懸于縣市卜肆中已數歲因及老年每日顛坐瞠目觀畫虎終日無倦自茲不見画虎

則不樂孫兇輩將豆麥入城貨賣收市鹽酪如不
協其意則怒而以罵以至杖撻之若見画虎則都
忘前事人有召畫上療至彼家見有画虎卽爲之
精志親戚往還亦只以画虎圖幃爲餉遺之物如
是不數年間村舍廳厨寢室懸掛画虎皆遍鄉黨
皆以画虎所惑有 兄見其耽好惟而責之曰汝
好此物何謂乎荅云常患心緒煩亂見之則稍閒
焉因是說府城有藥肆養一活虎曾見之乎曰未
也因拜告其兄求偕至郡旣見後頃忘寢食旬餘

方誘得婦自茲一月入城看虎再三矣經年唯好
食肉以熟肉不快其意卽啖生肉凡一食或豬頭
或豬膊食之如梨棗焉如是兇孫輩皆恐怯每入
城看活虎孫兒相尋見則以杖擊迴至孟蜀先主
建僞號之明年或一日夜分開庄門出去杳無踪
跡有行人說夜來一虎踰入羊馬城內城門爲之
不開半日得軍人上城射殺分而食之其祖父不
歸絕無耗音則化爲虎者是也遂訪諸得虎肉食
者獲虎骨數塊將婦葬之

葭萌二客

僞蜀末利州路有二客負販襍貨往葭萌市鬻之
山程巖嶮竹樹荒涼時雨初霽日將暮去市十五
里餘叢林高樹上有人云虎過溪來行人迴避二
客惶忙選德一樹高枝葉蔽人形處登之逡巡有
二虎迭來攫躍或作人聲曰人在樹上一虎曰我
須上樹取之虎欲相及二客悸慄以拄杖搯之虎
叫曰刺著我眼遂下樹號呼而逸至曙行人稍集
遂下樹赴葭萌市征之所有一婦報云任攔頭夜

夕百蹄刺損雙眼不來檢稅二客相顧私語舉

而問之因說夜來以拄杖搯損虎眼是斯人僞爲
虎而劫路耶衆言比處近有二虎且暴四遠村庄
犬彘駒犢殆將食盡市人遂相率持杖往攔頭家
驗之纔及中路遇一虎虎畏人多惶怖奔逃越山
哮吼而去衆至任攔頭家窺其籬隙之內但見攔
頭倮形而坐兩目流血呻吟不已衆乃叱之以杖
擊籬籬其攔頭驚忙踉蹌曳一尾突門而出目無
所見撞落深坑吼怒拏攫爲衆人捧及大石斃之

遂昇入市向先見者虎卽攔頭妻也休復見史傳
人化爲猿爲魚爲鱉爲龜爲蛇爲虎之類甚多不
可以智詰之矣

虎化爲僧

武都人姓徐失其名以商賈爲業開寶初往巴逢
興販其路危峽猿徑鳥道人烟杜絕猛獸群行村
畔皆於細路中設檻窰以捕之爲常矣時徐至一
村安泊中夜報云机發村人炬火熒之見一老僧
困憊在窰中自陳曰夜來入村教化迴誤落窰中

言檀越慈悲解救村畔輩共愍開檻而出之
跳數年成一臣虎奮迅騰躑而逝斯畜也以人言
誘喻村畔得脫其難亦智矣

李吹口

永康軍太平興國中虎暴失踪誤入市市人千餘
叫譟逐之虎爲人逼弭耳矚目而坐或一怒則跳
身咆哮市人皆顛沛長吏追善捕獵者李吹口失
其名衆云李吹口至矣虎聞怍然竄入市屋下匿
身李遂以戟刺之仍以短刃刺虎心前取血升餘

飲之休復雍熙二年成都遇李因問向來飲虎血何也李云飲其血以壯吾志也又云虎有威如一掌長三寸許在脇兩傍皮下取得佩之臨官而能威衆無官佩之無憎疾者凡虎視只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捕得記其頭藉之處須至月黑掘之尺餘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虎目精魄淪入地而成琥珀之稱因此主療小兒驚癇之疾凡虎鬚拔得者將刮蚰牙無復疼痛凡虎傷者人衣服器杖乃至巾鞋皆指疊置於地上俛而復僵蓋

虎能役使所殺者人魂也凡爲虎傷死及溺水死者魂曰佞鬼凡月暈虎必交也凡虎食狗必醉狗虎之酒也凡虎不傷醉人頃有一村夫入市醉歸臨崖而睡有虎來嗅之虎鬚偶入醉者鼻中醉者大噴嚏其聲且震虎驚躍落崖而斃此事皆聞李吹口者

茅亭客話卷第九

宋江夏黃休復集

明海虞毛晉訂

天倉洞

醫人張世寧先為僧名法暈師事絳州雲山院僧
曉樞者柳人也禪觀之暇頗好燒煉太平興國初
令法暈及行者柴漢榮張保緒往昌明縣竇船山
採藥入山百餘里巖谷重深松竹蒼翳尋流霞山
路至一村曰張野人家老父及嫗皆八十餘既見

法暈等語之曰前有天倉洞某爲孩孺時有二客去遊言洞中見自然餽饌皆可食之汝可去遊唯路徑危峻常宜勉力法暈遂挈火負糧入洞初甚隘嶮後漸高廣迤邐昏黑因執炬而行或上或下凡十餘里漸明與人世無異嵌竇石室廣容百人其下坦平兩畔石壁鍾乳流溢垂下長三四尺時聞鳴籟音韻石床茶竈相連就之畧憇或覺餒思酸餽食面前尋有一雙酸餽悚惕驚異而食之保緒亦思蒸餅亦如前有之遂食一枚藏一枚柴漢

榮思蜜亦如前得食之後皆忘飢渴漸覺身體輕利登陟無困憊又行三四里阻一大江江傍履蹟果核如有人行過之處對岸有石墻遙望雲霞隱映薨棟樓閣櫻楠花果景象幽竒如宮觀狀微聞鍾磬之韻水急苔滑不敢過乃稽首曰下土微賤形骸滓穢竊入洞府仰窺靈跡是塵劫因緣不敢久住却尋舊徑而迴旣出得洞先藏者蒸餅化爲石甚重擊之如銅聲休復嘗見道書云大凡靈山洞府若非道書標記者不可造次遊歷有龍蛇之

洞多腥穢鬼神之洞門高濶若神仙之洞隘狹仍須有水隔碍凡人不可妄造之爾

鬻龍骨

蜀有蠶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屬縣循環一十五處耆舊相傳古蠶叢氏爲蜀主民無定居隨蠶叢所在致市居此之遺風也又蠶將興以爲名也因是貨蠶農之具及花木果草藥什物有鬻龍骨叟與孫兒輩將龍骨齒角頭脊之類凡數檐至暮貨之亦盡因問所得之處云某住靈池縣分棟

山山去府城七十餘里北連秦隴南接資瀘山阜岡岫之間磳洞土穴之內有能興雲雨之處卽有龍蛻骨焉齒角頭足皆有五色者有白如綿者有年深朽腐者大十數丈小三五丈掘而得之甚多龍之蛻骨與蟬蛻無異又聞龍有五苦謂生時眠時媯時怒時蛻骨時也每年秋夏中一兩度愚遙見分棟山上陰雲勃起其間一物白色拖尾及天矯入雲如曳練長七八十尺時濯錦江橋上千人縱觀食頃方拏奮而沒旋有暴雨滂沱雷震數聲

倏忽開霽得不爲蛻骨者龍乎因蚕市有王仲璋
得一蛇蛻長五六尺腹甲下有四爪如雀之爪胡
本立得一龜小如錢綠色背有金線界成八卦象
鄭伯廣得一小瓢子如壘兩皂莢子堅實重厚無
有及者休復亦曾得芝本兩層抱石而生每蚕市
好事者凌晨而往忽有遇神仙者或有遇靈藥者
或有遇奇物者耆艾相傳青城山仙人隱士多因
蚕市接救人爾

試金石

實初錦江橋側有周處士者鬻十香丸以白罌
貯水浸小石子百顆餘各有文綫如飛禽走獸花
草雲鳳僧道之形者人常聚觀歎賞之中有一石
如腎形烏潤每將磨金次色者益紫以此爲異玉
工見之云非試金石乃黑玉爾後有道士見云非
黑玉是寶也若欲驗之以常石對秤此石加重數
倍以水銀塗其上如傅粉焉若以大火烹之成紫
磨金君當富矣周曰安敢火烹非惡富也恐喪吾
寶後經賊亂不知石之所之休復因見道門仙人

照寶經云凡百金之處旁熏樹木皆悉黃色若要辨之其石烏潤以水銀指之自然粘著石上以秤秤有金者重於常石數倍若敲磕及礎擊終不能碎須以大火烹煨得真金矣其金號曰寶金將煉爲金液還丹服之羽化非世之常金也昔道士所言得於此經乎

僧繇閣

茂州近威戎軍有僧繇閣山路巖嶮人煙杜絕高岡之下有龕豁如堂與石壁上有画觀音像一軀及當時画功德主少長五人其石壁年深隨勢剝落雖風雨飄潤形狀愈明歲月經久而不昏晦不知其画何得入石亦不知僧繇何以至此也

石像

新都縣四衆院僧有卧像一軀盖生於石手足頭面衣紋纖介青黃色隱起狀若雕刻豈知胚混偶然成形乎

採枸杞

華陽邑村民段九者常入山野中採枸杞根莖貨

之有年矣因於紫山脚下見枸杞一株甚大遂斫之根本恠異不類常者長尺餘四莖如四足兩莖如頭尾若一獸形持歸村舍家狗吠之不已至夜四隅村落群狗聚而吠之終夕不輟不堪其喧也遲明妻怒將克朝燹群狗乃不復吠矣休復見道書云枸杞茯苓人參薯藥朮等形有異者餌之皆獲上壽或除嗜慾畜神抱和則必有真靈降顧接引爲地仙爾

趙公山

淳化癸巳歲冬十月青城山民往趙公山採薪遇數苗薯藥頗大如常者村人度其下必大有薯藥遂與妻子同掘之深三尺餘但見根鬚抱一大瓷合遂揭開視之有一大赤蛇如爛錦盤結合內村人悸慄以鋤觸之蛇乃翻然化一雉飛入溪水中合內唯餘一隻石簪村人持歸山舍其夜一室如晝村人轉惧此物異常送與庄主明年值順賊作亂不知此簪所存

鹿水溪蛇

陵州籍縣鹿水溪村民康化者雍熙乙酉歲秋有
牧童晚歸值雨見溪中有大蛇引小蛇蟠蜿屈曲
於泥中自大至小曳泥上岸入一穴內至末者曳
泥窒其穴口並無踪由其童驚駭目瞠口禁不能
言至前春啟蟄時方稍語得父母問其不語之由
方說溪中所見之物矣

魚化爲石

青城縣漁者李克明釣歸傾其魚於竹器中有一
魚化爲石長四寸許鱗鬣燦然若活漁人婦見而

愛之將與豎子爲戲其豎子將石魚於椀水中或
搖鬣振鱗浮泳而活漁者驚異取出置土甕中因
是鄰里求觀者衆在水則活離水則爲石率以爲
常時巡轄栢舍人虛舟取此魚看敲之中斷致于
水中不復活矣

趙十九

趙十九名處琪陷銀花街鐙爲業淳化中收得一
鉄鏡頗有異常時有畢先生者名藏用字隱之年
九十餘然不知所修之道嘗飲酒少食自言本天

台山道士入川儒服三十餘年脩歷蜀中名山勝
景一日與處琪賞鉄鏡訪愚茅亭翫之其鏡可重
一斤以來徑七八寸鼻大而圓透鼻有四象八卦
外有大篆二十四字背面皆碧色每至望夜光明
愈於別夜畢先生於景德中携至闕下值上封泰
山因從觀大禮得召見稱旨遂與披掛賜紫服號
通真大師封香令於青城山焚修御詩送行到川
日訪愚茅亭問其鉄鏡已在貴人之處矣

景山人

玉壘山人景煥有文藝善画龍涉獵經史撰野人
閑話牧豎閑談住川城北隅數畝園蔬家族數口
豐儉得中山人情性溫雅守道儉素未嘗與人
有毫髮之競對人無老少必先稱名雍熙年初有富
家王仲璋者求山人画龍初甚愛重後有人云景
山人画格品低於孫位黃筌遂將染爲皂山人聞
之曰何不速言酬以好絹恭謝而退嘗使小僕挈
帽隨行遇雨尋僕不見冒雨而歸妻問何以不戴
帽衣服濡湿山人云亢陽祈雨不許人戴帽其妻

使婢送金釵還鄰家婢中路遺之泣告山人因他處假金釵令還鄰人山人嘗於婢僕輩知其乏困飢寒誠謂君子不虐幼賤山人園圃中養二斑鵝夜見鵝糞中有光明徃告之山人令以水淘之獲楚金二兩餘吁誰謂天蓋高何懲惡勸善如反掌耶

彈鴛鴦

章子朋者善書勒大字妙放小弩彈丸發無不中常自銜其能至道丙申歲徃嘉州書僧院額自州

乘解所至處彈獲飛禽供同船人食至青神縣維舟見二鴛鴦因發彈斃雄者將歸烹之其雌者隨至其船見雄者在鍋不顧沸湯投其中伸頸鼓翼長叫數聲而卒子朋戲曰人之爲偶者如此蹈湯赴火相隨如是以爲笑樂左傳謂忍人者其章子朋之謂乎

蠶饅頭

新繁縣李氏失其名家養蚕甚多將成值桑大貴遂不終飼而埋之鬻其桑葉大獲其利將買肉麩

婦家造饅頭食之擘開每顆中有一蚕自此災癘俱興人口淪喪夫蠶者靈蟲衣被天下愚氓坑蚕獲利有此徵報爾

太子大師

後唐大同三年魏王統軍克蜀孟先主尚莊宗妹福慶長公主自太原節度馳赴西川至明宗晏駕宗室喪亂朝士奔竄有新羅僧携莊宗諸子爲僧入蜀投孟主卽福慶長公主猶子也因爲起院以莊宗萬壽節爲名額蜀人號爲太子大師暨聖朝

吊代入見闕庭有小師宗瑩酷好爲詩其師自京歸檢校其院隳殘迨盡宗瑩與院主元亮設謀聞於時政以其師後唐宗齋不合住川由是爲所奏發遣赴闕大師憂恚卒于劔門元亮與大師同日暴亡宗瑩因順賊入城焚燒院宇寄食諸寺中風恙二三年間患瘡疥狼狽終亦自縊而死嗚呼不
畏于天不孝于師能無及此乎

茅亭客話卷第十

宋

江夏

黃休復

集

明

海虞

毛

晉

訂

孫處士

孫處士名知微字太古眉州彭山人也因師益部
 攻水墨僧令宗俗姓丘氏知微形貌山野為性介
 潔凡欲圖画道釋尊像則精心率意虛神靜思不
 茹葷飲酒多在山觀村院終冬夏方能周就嘗寓
 青城白侯埧趙村愛其水竹重深鷺塵不入莫絕

外慮得專藝學知微画思遲澁無羈束有位者或
求之不動卽絕食託疾而遁導江縣有一女巫人
皆肅敬能逆知人事知微素尚竒異嘗問其鬼神
形狀欲資其畫女巫曰鬼有數等有福德者精神
俊爽而自與人交言若是薄相者氣劣神悴假其
傳言皆在乎一時之所遇非其能知之也今與求
一鬼請處士親問之知微曰鬼何所求女巫曰今
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能辨之知微曰嘗聞人死
爲冥官追捕索籍罪福有生天者有生爲人者有
生爲畜者有受罪苦經劫者今聞世間人鬼各半
得非謬乎女巫曰不然冥途與人世無異苟或平
生不爲不道事行無過矩有桎梏及身者乎今見
有王三郎在冥中足知鬼神之事處士有疑請自
問之知微曰敢問三郎鬼神形狀欲資所画俄有
應者曰今之所問形狀醜惡怪異之者皆是魍魎
輩神者一如陽間尊貴大臣體貌魁梧氣岼高邁
蓋魂魄強盛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非同淫厲之
鬼爾知微曰鬼神形狀已得知矣敢問鬼神何以

侵害於生人應者曰鬼神之事人皆不知凡鬼神必不能無故侵害生人或有侵害者恐是土木之精千歲異物血食之妖鬼也此物猶人間之盜賊若無故侵害生人偶聞於明神必加侵害亦不異盜賊之抵于憲法爾若人爲鬼所害者不聞乎爲惡於隱者鬼得而誅之爲惡於顯者人得而誅之乎知微曰明神禱之而求福有之乎應者曰鬼神非人寔親於德是依皇天無親亦惟德而是輔凡有德者不假禱祈神自福之若棄無德行雖勤禱

之不能鮮矣知微曰今冥中所重者罪在是何等廣者曰殺生與負心爾所景奉者浮圖教也知微曰某之後事可得聞乎應者曰禍福之事不可前告神道幽秘弗許預知也知微曰今欲酬君君欲希我何物應者曰望君濟我資鏹數百千貫知微辭之應者曰所求者非世間銅鐵爲者乃楮貨爾知微乃許之應者曰燒時慎勿使著地可以薪艸薦籍之向一處以火爇不得攪剔其錢則不破碎一一可達也遂依教蟠紙錢數百千貫噫昔漢世

以前未知幽冥以何爲賂遺之物爾

黃處士

黃處士名延矩字垂範眉陽人也少爲僧性僻而簡常言家習正聲自唐以來待詔金門父隨僖宗入蜀至其四世矣琴最盛於蜀製斲者數家惟雷氏而已又云雷氏之琴不必盡善有瑟瑟徽者爲上金玉者爲次螺蚌者亦又次焉所以爲異者岳雖高而絃低雖低而不拍面按之若指下無絃吟振之則有餘韻非雷氏者箏聲絕無琴韻也處士

常言隋文帝子蜀玉秀造千面琴散在人間故有號寒玉韻磬響泉和志者琴則有操引曲調及弄弦則有歌詩五曲一曰伐檀二曰鹿鳴三曰騶虞四曰鵲巢五曰白駒蓋取諸國風雅頌之詩聲其章句以律和之之謂也非歌詩之言則無以成其調也本詩之言而成調非因調以成言也諸詩皆可歌也咸平中知州馮公知節名孫知微畫俾處士彈琴二公俱正僧舍嘗會愚茅亭進士張及贈之詩曰二公高節厭喧卑同寄蕭宮共展眉玉樹

冰壺齊品格野雲臯鶴本追隨泉流指下何人賞
岳峭毫端祇自知縉戀賢侯美風教故山歸去尚
遲遲祥符壬子秋告歸鄉里遺愚養和一法是年
冬病卒年八十其樂天知命者歟

程先生

程先生名賁字季長自號丘園子江陽人也世習
儒少孤力學立身介潔跬步一言必循禮則雖家
童稚子應對進退不踰規矩先生尤嗜酒復喜藏
書自經史子集之外凡竒訣要錄未嘗聞於人者

亦多手寫焉其間復混以名畫古翠瓊
異雅逸之玩無所不有雖年齒已暮而志好益堅
日游簡編未少暫息每謂所知者曰金五十年簡
冊鈔槧未嘗離手其勤至也如此嘗譔太玄經義
訓功未就寢疾而卒年七十有四易曰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其是之謂乎

杜大舉

杜鼎昇字大舉形氣清秀雅有古人之風鬻書自
給夫婦皆八十餘每遇芳時好景出郊選勝偕行

人皆羨其高年逸樂如是進士張及贈之詩曰家
本樊川老蜀都世家冠劍豈寒儒筆耕尚可儲三
載酒戰猶能敵百夫僻愛舜琴湘水弄每縣孫画
醉仙圖孟光笑語長相逐喚作梁鴻得也無嘗手
寫孫思邈千金方鬻之凡借本校勘有縫折蠹損
之處必粘背而歸之或彼此有錯誤之處則書劄
改正而歸之且曰使人臣知方則忠使人子知方
則孝自於千金方中得服玉泉之道行之二十年
獲筋體強壯耳目聰鑒每寫文字無點竄之誤至
卒始閣筆服玉泉法去三尸堅齒髮除百病玉
泉者舌下兩脉津液是也但能每日起坐瞑目絕
慮叩齒二七通漱令滿口乃吞之以意送至臍下
炁海一七遍經久自然如流水瀝瀝下坎澗之聲
如此則百脉和暢所以黃庭經云玉池精水灌靈
根又曰漱口靈液災不干其是之謂乎

任先生

任先生名玠字溫如蜀人也學識廣博人皆師仰
之大中祥符初樂安公中正鎮蜀日請先生於文

翁石室大集生徒講說六經以紹文翁之化由是蜀中儒士成林矣大中祥符末無賢諫大夫凌公策蒞蜀聞先王之名表薦于上詔入京先生進龍圖紀聖詩一千韻酬以汝州團練推官三讓辭官表云伏念臣早年髮白悲老態之遽臻觸事心闌覺死期之將至乞授一子官蒙聖恩與子偕任醴泉主簿天禧元年欲就居嵩山般家之蜀因與鄉人前秦州隴城主簿張達中行秩滿歸川二人同訪愚茅亭觀舊題之處云昔日高年有道之上今

未逾一紀故友將盡我雖存也餘生幾何先生留一絕於亭壁云聚散榮枯一夢中西歸親友半成空唯餘大隱茅亭客垂白論交有古風天禧二年先生遊寧州卒于旅舍楊子法言曰通天地人曰儒誠哉是天地間萬類中惟人最靈然愚蒙者萬而賢智者一處賢智而志於道者復幾何人如任先生者可謂通天地人而知命守道者也

譚居士

譚居士名仁顯成都人也以醫爲事居郡城東南

隅所居庭廡籬落間徧值艸藥年高而精神愈壯無喜怒故毀譽不能動其心手持數珠常誦佛經於閭巷聚落中治病所得錢帛隨卽分授於貧者竟以不言但行陰施默益之道每行藥至午方歸則閉戶靠壁瞑目而坐大中祥符乙卯冬示疾端坐而逝時齒一百人未化前人問居士有長生法對曰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乎

小童處士

處士名益字友賢因兄能画相學習而頓悟若生而知之大凡性有巧拙畫無古今蜀末歸命聖宋以前有張杜二人善画佛像羅漢有張南本畫人物車馬黃伯鸞花雀竹石李昇山水李文秀寫真自往及今有童君與前輩不相下也童君於海雲山寺畫慈寺如來十六羅漢大聖慈寺三學院楞嚴經變相玉局化龍虎君二十四化神仙天慶觀龍虎君聖祖殿岳瀆神祇所有神龜侍從向背低昂無遺其勢者鳥獸洪纖樹石山水無遁其形

者而又筆踪道健天機俊逸九曜院寫張侍郎真精神氣韻如出素壁之前時推妙手張侍郎在任日俾童君画鮑倩五禽圖於五勢之間各寫侍郎真在其中侍郎展開曰老夫山野豈堪圖之因是優禮待之祥符中於愚茅亭圖木石六堵謂愚曰時輩皆云彈琴非是樂寫真非是画是耶非耶請爲言之愚對曰春秋左氏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

人也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一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風杜預注云伶人樂官也豈不謂琴爲樂乎南齊謝赫論画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像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移模寫其寫真者於画六法中一法爾豈不謂之畫乎若祇以畫人頭面而已豈曰盡善若祇以寫真擅名不亦寡乎譬諸膳夫和羹醢醢鹽梅以烹魚肉齊之以味闕一不可今國朝取士於詩賦策論闕一者不中其選也則知君子

之道貴乎全也盡與學雖殊功用奚異君其全和
童曰益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休復字端本通春休三傳自言授道李湛
處士鬻丹養親兼精畫學嘗撰益州名畫
記自李唐乾元初迄趙宋乾德間五十有
八人釐爲四品旁通百家小說所居一茹
亭多蓄古人異蹟凡賓客往來拂拭展玩
評論無倦色偶及仙佛神鬼謠俗卜筮雖
異端而合道旨屬懲勸者皆錄之命曰茅
亭客話陳氏曰所記多蜀事蓋蜀人也實
山毛晉識



亭客詩

十

涉古

